A-PDF MERGER DEMO

目　录

……Ⅰ

/密斋先生医书序……Ⅳ

……Ⅵ

万氏幼科源流……Ⅶ

卷之一

修德篇第一……1

卷之二

寡欲篇第二……5

卷之三

择配篇第三……11

卷之四

调元篇第四……15

卷之五

协期篇第五……25

卷之六

转女为男法……33

护养胎元……34
食物所忌……35
胎前所忌药物歌……36

卷之七

调理胎疾……38
妊娠堕胎……38
妊娠漏胎……41

卷之八

胎动不安……44
妊娠聚积(附：鬼胎)……46
妊娠恶阻……47

卷之九

妊娠子悬……51
妊娠子烦……52
妊娠子满……53
妊娠子肿(一名子气)……54

卷之十

妊娠伤寒……57
妊娠霍乱……61
妊娠风痉(又名子痫)……61

卷之十一

妊娠心腹腰诸痛……64

妊娠痰症……65

卷之十二

妊娠吐泻……67
妊娠痢疾……68
妊娠喘嗽……69
妊娠子淋(附：不禁)……70

卷之十三

妊娠转胞……73
妊娠便秘……73
妊娠杂症……74

卷之十四

预防难产……78
难产七因(全著)……80

卷之十五

育婴方论……83

卷之十六

幼科医案……87
胎疾……87
惊风……88
疳病……93
咳嗽　哮喘……95
吐呕……97

泄泻……99
痢疾……103
疟疾……105
肿病……106
胀病……107
发热……107
腹痛……107
啼哭……109
卵肿……110
结核……111
虫疥……111
口疮……112

卷 之 一

全尝著《广嗣纪要》，一曰修德，以积其庆；二曰寡欲，以全其真；三曰择配，以昌其后；四曰调元，以却其疾；五曰协期，以会其神。遵而行之，有子之道也。若山水之灵，祈祷之应。必有德无欲者，天地交感，志意潜通，可弗无子而获孔，释抱送之祥矣。否则徼福于冥冥之中，其不为天地厌之者，几希？

修 德 篇 第 一

巢氏云：夫人无子者，盖有三焉：一者坟墓不嗣；二者夫妇年命相克；三者夫疹妇病[1]；皆令无子。若夫疹[2]妇病，可以服药而后能有子。余者皆不可治也。

密斋著修德积庆之铭曰：民之初生，宗祀攸系。不生不育，人道乃熄[3]。天不弃人，惟人自弃。厥动匪彝，自求祸戾。无高不摧，无升不坠[4]。盛衰相乘，四时之序，积善之家，庆流不匮。栽者培之，造化之秘。谨按人之乏嗣者，或气数将穷，脉络当绝[5]，或娇奢已极[6]，福泽少减，或残忍太甚，罪孽难逃。苟非省躬悔过，积功崇德，则不能转祸为福也[7]。故曰：君子修之吉。

太上感应篇十种利益

一、收街市遗弃婴儿，倩人看养。俟年十五，愿识认者，还

归父母团圆。

二、每冬十一月，初三为始，收六十以上、十五以下乞丐、贫人，入本家养济院，每日给米一升，钱十五文。至来年十一月初三日，满一年，令其自便求趁。

三、普施汤药，应验救人病苦。

四、施棺木，周给无力津送之家。

五、使女长大，不计身钱，量给衣资，听其适人。

六、专一戒杀，救护众生，遇有飞走物命，买赎放生。

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粮贵粜贱粜，赈济贫民。

八、应有寺观损坏者，修理之；圣像剥落者，为装饰之[8]；或桥梁道路沟渠不通者，咸为治焉。

九、有远乡士夫、客旅流落者，酌量远近，以助裹粮而周急还乡。

十、居权司，凡遇冤枉，必与辨明。

密斋云：十种利益，如收养乞丐、贫人一条，惟公侯宰相之家得为之，不如遇有饥寒者即周急之。如施棺木一条，所济有限，不如见路旁之死人，暴露之枯骨，即倩人掩埋之。如放禽兽一条，不可为例，恐有捉捕来求利者，未免反伤其生也。如贵粜贱粜一条，不如丰歉平粜，勿论贵贱。如修理寺观，装饰神像，必亲监视之，恐被欺罔虚报也。

昔东京有一[9]焦公，三世无嫡嗣，遂为商旅，游玩名山，寻访至人，问其因果，及至京都，见一老僧，声清而远，目视精光，数与谈论，语言甚异。故就席而坐[10]，僧曰：有何所论[11]？焦曰：贫家三世无嫡嗣，奈何？僧曰：无嗣者有三：一宗祖无德，自己无行；二夫妇年命，恐犯禁忌；三精神不守舍，妻妾血寒，有何法术[12]。焦再拜告曰：愿闻一言。僧曰：不难。先修德，后修身，三年之后，可到五台山当授异方。说毕，忽不见。焦自遇老僧之后，时时行方便，种种积阴功。遇人临难者，效观

音之救苦。见物垂死者，体太上之好生。行恩布德。如此三年，竟往五台山。寻访老僧，数日不见，乃忽见行童，手持一书言曰：老师传语，大夫功成行满，回宅合药[13]，志诚服之，富贵子孙，随念降生。焦公曰：但得嫡子定矣，何望贵子乎！于是生焦员外，后员外养子不肖。叹曰：有何损德如是[14]。忽遇一道人云：汝有忧色，何不往五台山见老僧？焦氏顿首，遂往五台山，决其因果。至五台山不见老僧，只见行童曰：老师昨日言员外今日到山，故令行童相接也。再三传语，何必来问，但依父行，愚者自贤尔[15]，后必生贤德子孙。焦氏曰：岂愚者反贤乎？行童曰：昔窦氏五子皆不全形，后行恩布德，皆拜科第。焦氏拜谢而归。

密斋云：修德莫如悔过，过而不悔，则累其德矣。祷之于天，不若反求诸己，反身不诚，则获罪于天矣，此无子之报应也。

《良方》论云：分野异域，则所产有多寡之宜；吉事有祥，则所梦亦各达其类。是故荆杨多女，雍异多男[16]。熊罴男子之祥，虺蛇女子之祥。是皆理之可推也。

注：

〔1〕三者夫疹妇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三者夫疾妇病"。

〔2〕疹：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疾"。

〔3〕人道乃熄：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人道乃息"。

〔4〕"无高不摧，无升不坠"：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无高不升，无深不坠"。

〔5〕脉络当绝：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脉络常绝"。

〔6〕或娇奢已极：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或骄奢已极"。

〔7〕"苟非省躬悔过，积功崇德，则不能转祸为福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苟有躬悔过，积功崇德，自能转祸为福也"。

〔8〕为装饰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装饰之"。

〔9〕有一：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二字。

〔10〕故就席而坐：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乃就席而坐。

〔11〕有何所论：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有何见论"。

〔12〕"妻妾血寒，有何法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舍妻恋妾，贫僧有何法术"。

〔13〕"老师传语，大夫功成行满，回宅合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老僧传语，大夫行成功满，回家合药"。

〔14〕有何损德如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有损德妃如是"。

〔15〕自贤尔：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自贤耳"。

〔16〕雍异多男：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雍翼多男"。

卷之二

寡欲篇第二

经曰：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血[1]溢泄，阴阳和，故能有子。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仓公云：男子精盛以思室，女子血盛以怀妊。

密斋云：男女配匹，所以广嗣嗣，续纲常也。厥系匪轻。求子之方，不可不讲。夫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阳精溢泄而不竭，阴血时下而不愆，阴阳交畅，精血合凝[2]，胚胎结而生育蕃矣。不然，阳衰不能下应乎阴，阴亏[3]不能上从乎阳，阴阳牴牾，精血乖离，是以无子。昧者曾不知此，乃拂自然之理，谬为求息之术方，且摧生剋于五行，斫补养于药石[4]，以伪胜真，以人夺天，虽有子孕而不育，育而不寿者众矣。

《褚氏遗书》云：男子二八而阳精溢，女子二七而阴血滋，阳精阴血，皆饮食五味之实秀也。男子精未通而遇女以通其精[5]，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6]有难状之疾。阴以衰而思色以降其精，则精不出，小便道涩而为淋。女子天癸既至，越、十年无男子合则不调，未越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调。不调则旧血不出，新血妄行，虽合而难子。

师云：古人云男子三十而后娶，女子二十而后嫁。正如褚氏之论，恐伤其精血也。故求子之道[7]，男子贵清心寡欲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以养其血[8]。何也？盖男子之形乐者气必盈，志

乐者神必荡。不知安调则神易散，不知全形则盈易亏，其精常不足，不能至于溢而泄也。此男子所以贵清心寡欲养其精也。女子之性偏急而难容情媚悦而易感，难容则多怒而气逆，易感则多交而沥枯。气逆不行，血少不荣，则月事不以时也。此女子所以贵平心定气，养其血也。

抑又论之，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寡欲者，尤男子之至要也。盖肾藏精，肝之脉环于阴器而出其挺末。心不妄动则精常溢泄，肝实而阳道奋发矣。苟心慕少艾，纵恣无度则精竭[9]，精竭则少而不多。精竭于内则阳衰于外，痿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隐曲且不得，况欲输其精乎？是则肾肝俱损，不惟无子，而且有难状之疾矣。

《要略》曰：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龙骨、牡蛎各三两。

水七升，煮取三升[10]。

密斋云：此方乃固涩之剂，非镇心安神之药也。盖神者，精气之主也。神以御气，气以摄精，故人寤则神栖于心，寐则神栖于肾。心肾，神之舍也[11]。昼之所为，夜之所梦，男子梦交而精泄，女子梦交而精出，是皆不知清心寡欲之道者也。斯人也，神不守舍，从欲而动，昼有所感，夜梦随之；心不摄念，肾不摄精，久而不已，遂成虚损。或有神气痿薾，念虑猖狂，风邪乘其虚，鬼气干其正，与妖魅交通者，是又难状之疾也(详见上卷)。辟邪丹宜，镇神镇精丹主之。

人参一两，茯神一两，远志（甘草水煮、去心）一两，柏子仁一两，酸枣仁(去壳)一两，石菖蒲一两，白龙骨(煅)、牡蛎(煅)各二两半，辰砂(水飞)五钱，留一钱为衣。

以上共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枣汤下。

丹溪曰：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乳哺、水谷之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父母，古今必待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保养，则伸阳于肾[12]，有补无泄，正是此意。又按《礼记》注曰：惟五十然[13]后养阴者，有以加。《内经》曰：人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而精绝，女子四十九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用，已先病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败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纵欲也哉。

或曰：人在气交之中，今欲顺阴阳之理，而为摄养之法，如之何则可？曰：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大也，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随，虽不交会亦暗流而渗漏矣。所以圣贤只教人收心养性，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四月属巳，五月属午，为火太旺，火为肺金之夫，火旺则金衰。六月属未，为土火旺，土为水之夫，土旺则水衰。况肾水尝借肺金为母，以辅助其不足。故《内经》谆谆然资其化源也。

古人以夏月必独宿而淡滋味，兢兢业业于爱护保养金水二脏，正嫌火土之旺耳。《内经》又曰：藏精者，春不病温。十月属亥，十一月属子，火气潜伏闭藏，以养其本然之真，而为来春升阳发生之本。若于此不慆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际，根本壮实，气不轻浮，焉有温热之病？夫夏月秋土之旺，冬月火气之伏，此论一年之虚耳。若上弦前、下弦后，月廓空，亦为一月之虚。大风大雾，虹霓飞彗[14]，暴寒暴热，日月薄蚀，忧愁忿怒，惊恐悲哀[15]，醉饱劳倦，谋虑勤勤[16]，又皆为一日之虚。若病患初退，疮痍正

作，尤不止一日之虚。今人多有春末夏初患头痛脚软，食少体弱，仲景论春夏剧，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谓注夏病是也。若犯四者之虚，似难免此。夫当壮年[17]，便有老态，仰事俯育，一切隳废，兴言至此，深可惊叹。古人谓不可是欲[18]，使心不乱。夫以温柔之感于体，声音之感于耳，颜色之感于目，馨香之感于鼻，谁是铁心汉不为动扰[19]？善养生者，于此五个月出居于外，苟值一月之虚、一日之虚亦宜暂远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庶可以滋助化源，水得所养，阴无亏欠，与阳相平。然后阳得所附而无损越之变，遂成天地相交之泰，何病之可言。

按丹溪此论四者之虚，尤求子者之当谨也。

密斋云：男精女血，难成而易败如此。夫以易败之阴，从以无穷之欲，败而又败，故男不待于八八、女不待于七七而早衰矣。尝见男子近女一宿数度，初则精，次则清水，其后则是血，败之甚矣！女子之血谓之七损，上为乳汁，下为月经，交合浸淫之水与夫漏浊、崩中、带下之物，皆身中之血也。加以生育之多，岂不败而又败哉？此求子之道，男子当益其精，女子当益其血，节之以礼[20]，交之以时，不可纵也[21]。

《色欲箴》云：惟人之生，与天地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配为夫妇，生育攸寄[22]。血气方刚，惟其时矣。成之以礼，接之以时。父子之亲，其要在兹。眷被昧者[23]，徇情纵欲。惟恐不及，济以燥毒。气阳血阴，人身之神[24]。阴平阳秘，我体长春。血气几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为我贼。女之耽兮，其欲实多，闺房之肃，门庭之和。士之耽兮，其家自废，既丧厥德，此身亦瘁。远彼帷薄，放心乃收。饮食甘美，身安病瘳。

密斋作箴曰：不孝之大，罪在无子。配匹之际，以续宗祀[25]。时操井臼，常侍衽席。尤物移人，勿被所迷。苟或贪恋，纵欲惟危。匪嗣之求，为身之厉，火盛水衰，形槁色弊，膏肓既入，箕箧何袭。覆宗殒命，悔之无及。

茭山云：形者，精神之舍宇也。气血者，精神之父母也。所以男子养其气以输其精，积精以全其神。人身赖此以为根蒂，盖欲恬澹怡养。古云毋耗我气，无劳我神[25]，毋伤我血，毋摇我精[27]，可以为守精神者矣。今人但知养其外，不知养其内。养其外者，养其口体者也，但知以酒肉为滋补，以佚欲为舒情，绝不知守精神育子之法，似乎经云以酒为浆，以妄为常者矣。是故多病无子，或生而多夭。古人养其内者，养其心肾也。不妄作劳，年跻百岁，故病少多寿也。今世无子者，多娶幼妾，或寒经而不调，或沸腾而多病，所以未成先伤，未结先坏，精血愈耗[28]，神气愈怯[29]，故无子，或生而多夭也。且人身精神有限，安得用度无穷？须当修省积精，以养天真；寡欲情而益眉寿。如此则惜精爱身，有子有寿，其妙何如耶？

《左传》晋平有病[30]，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是谓近女室[31]，疾如蛊，非鬼非食，或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湿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按医和所谓不节不时，不能寡欲者也。

注：

〔1〕精血：《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为"精气"。

〔2〕"阴阳交畅，精血合凝"：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阴阳交合，精血相凝"。

〔3〕阴亏：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阴衰"。

〔4〕蕲补养于药石：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觅补养于药石"。

〔5〕男子精未通而遇女以通其精：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男子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

〔6〕异日：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他日"。

〔7〕求子之道：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求子者”。

〔8〕女子贵平心定意以养其血：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女子贵平心定气以养其血”。

〔9〕纵恣无度则精竭：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纵欲无度则精竭”。

〔10〕煮取三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煮取三升，分三服”。

〔11〕“心肾，神之舍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心者，神之舍也”。

〔12〕则伸阳于肾：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则神阳于肾”。

〔13〕然：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字。

〔14〕“大风大雾，虹霓飞雹”：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大风大雾，虹霓飞电”。

〔15〕“忧愁忿怒，惊恐悲哀”：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忧愁惊怒，忿恐悲哀”。

〔16〕谋虑勤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谋虑辛勤”。

〔17〕夫当壮年：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夫当此年”。

〔18〕晃欲：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见欲”。

〔19〕不为动扰：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为动摇”。

〔20〕节之以礼：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接之以礼”。

〔21〕不可纵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可恣意也”。

〔22〕生育攸寄：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生有攸寄”。

〔23〕眷被昧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胜被昧者”。

〔24〕人身之神：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人身之体”。

〔25〕以续宗祀：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以续嗣祀”。

〔26〕“古云毋耗我气，无劳我神”：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古云毋耗我精，毋劳我形”。

〔27〕“毋伤我血，毋摇我精”：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毋伤我血，毋摇我神”。

〔28〕精血愈耗：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精气愈耗”。

〔29〕神气愈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神气愈伤”。

〔30〕晋平有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晋侯有病”。

〔31〕是谓近女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是谓近女色”。

卷 之 三

择配篇第三

择配之道，莫善于卜。人谋鬼谋，再三则渎。文定厥祥，克昌姬箕。攘公之输，十年有臭。或有于姜，或丧其妇。筮短龟长，从长是福。曲礼昏义，钦哉三复。

《要略》曰：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脉经》曰：妇人少腹冷，恶寒久，年少者得之，为无子。

脉微而涩，此为居经，三月一来，年少得此，为无子，中年得此，为绝产。

肥人脉细，胞有寒，故令少子。

密斋云：按丈夫无子者，妻妾之多何益？妻之无子，必用妾也。人之娶妾[1]，不可不择，观其相，决之于卜。命不足信，盖有假装年月以欺人者。勿择其美，有美者必有恶，如叔向之母，论夏姬之女是也。勿择其族类，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也。

《褚氏遗书》云：建平王妃姬等皆丽而无子，择良家女未笄入御又无子。问曰：求男有道乎？澄对之曰：合男女必当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血完实[2]而后交合，则交而有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3]。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4]，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厄不寿，此王之所以无子也。妇人有所产皆女者，有所产皆男者，大王诚能访求多男妇人，谋置宫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

六男。夫老阳遇少阴，老阴遇少阳，亦有子之道也。

密斋按：《易》曰，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枯杨者，老阳之象也，老夫之年，虽过八八之数，受气独厚，天真不匮，故遇少阴，乃能有子，如枯杨之复生梯也。若云老阴遇少阳，此枯杨生华之象。故《易》曰：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左传》晋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钟美于是，必将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甚美，先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5]，忿戾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6]，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

某按叔向之母云：甚美必有甚恶。又云：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信哉言乎！尝见人有美妻妾者，胎孕未成，形体先坏，身且不保，安望子耶？

昔密[7]康公游于泾水，获三女以归。其母戒之曰：吾闻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墍，汝小邦德微，不能享，当献与王。康公不听，竟以亡国。

密斋著箴曰：人有恒言，子生，众母宠人太多，恐非其福。夫也不良，贱黄贵绿。妻有偏心，终朝反目。妾婢失防，中簉之辱。设有遗孽，易姓乱族。克偕伉俪，自有嗣续。

梁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年耳，未必妻之过。鳣从之，后二年果有子。

袁韶父为郡吏，夫妇俱近五十无子，其妻资遣之往临安买妾。既得妾，乃官家女也，即送还之，遂独归，妻问妾安在，告以故，且曰：吾思之，无子命也，我与汝夫妇年久，若有孕，汝岂不育，必待他妇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设心若此，必当有

后。明年生韶，既长，为参政知事。

齐冯勤之父，自耻短陋，恐子孙类也，为子孙娶长大之妻。乡里有女长而陋，相言其贵，娶之而生勤，长八尺，士至尚书。

《金丹节要》云：骨肉莹光，精神纯实，有花堪用。五种不宜：

一曰螺阴户，外纹如螺蛳样旋入内。

二曰文阴户，小如筋头大，只可通，难交合，名曰石女。

三曰鼓花头，绷急似无孔。

四曰角花头，尖削似角。

五曰脉或经脉未及十四岁而先来，五十五六而始至[8]，或不调，或全无。

此五种无花之器，不能配合太阳，焉能结仙胎也哉。

男子亦有五种病：

一曰生原身细小，曾不举发。

二曰犍外肾[9]，只有一子，或全无者。

三曰变，未至十六其精自行[10]，或中年多有白浊。

四曰半，二窍俱有，俗谓二仪子也。

五曰妒，妒者忌也，阴毒不良。

男有此五病，不能配合太阴，乏其后嗣也。

注：

〔1〕人之娶妾：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人之妻妾”。

〔2〕阴阳气血完实：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阴阳气血充实”。

〔3〕坚壮强寿：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骨坚寿强”。

〔4〕已近男色：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已迎男色”。

〔5〕贪婪无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贪婪无厌”。

〔6〕“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且三代之亡其国”。

〔7〕 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字。

〔8〕 五十五六而始至：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或五十五六而始至”。

〔9〕 犍外肾：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纵外肾”。

〔10〕 其精自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其精已行”。

卷 之 四

调元篇第四

丹溪云：无子之因，多起于父气之不足，岂可归罪于母血之虚寒？况母血之病，奚止虚与寒而已哉？然古人治妇人无子，惟秦桂丸一方，其性热，其辞确，今之欲得子者，率皆服之无疑，夫求子于阴血，何至轻用热剂耶。

刘宗厚云：妇人无子，多因经血不调[1]，或阴虚血少，积聚痰气嗜欲等致种种不同，奚止虚与寒而已哉？然经寒者亦有之，但不可例为常法耳。是以先生论此，戒后人不得病机之的者，斯药勿妄行也。况无子之因，亦岂止于妇室者[2]？如东垣云[3]：李叔和问中年以来生一子，至一岁之后，身生红丝瘤不救，后三四子，三岁皆病瘤而死，何缘至此疾？翼曰：思之谓曰[4]，汝乃肾中伏火，精气中多有红丝[5]，以气相传，生子故有此病，俗名胎瘤是也。汝试视之，果如其言，遂以滋肾丸数服，以泄肾中大邪，补真阴不足，忌酒辛热之物，其妻与六味地黄丸以养其阴血，受胎五月之后，以条芩、白术二味作散，啖五七服。后生子至三岁，前症不复作，今已年壮。

密斋著《痘疹心要》论胎毒云：人之生也，受气于父，成形于母。胎毒之胎，父亦有之，未可专归于母也。观东垣论李叔和之子红丝瘤之病，丹溪论郑宪史之子得淋病，皆其父之胎毒也。故一治其父，一治其子，悉用泻火解毒之药以获元吉[6]。今之求嗣者，不知滋养真阴之旨，喜服辛燥之药，以致阳火蕴隆，阴水干

涸，祸及其身，岂止胎毒胎于子也哉(郑宪史子淋病见前调经论)。

东垣滋肾丸

治下焦伏火，阴虚脚痛无力，阴痿无子。

黄柏(酒洗，焙)、知母(酒洗，焙)各一两，肉桂二钱。

右末，水丸，如梧桐子大，每七八十丸至百丸，食前百沸汤下。褚氏云：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精血尝于父母之身，无所不历也。是以父一肢之废，则子一肢亦肖其父，母一目亏，则子一目亦肖其母。

愚按男精女血，混合成胎，子形之肖于父母者，其原固有所自矣。然则求子者，男当益其精而节其欲，使阳道之常健，女当养其血而平其气，使月事以时下，交相培养，有子之道也。

又云：父少母老，产女必羸；母壮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治病首察乎此，补羸女则养血壮脾，补弱男则养脾绝色。羸女宜及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

愚按此言弱男羸女补养之法，诚求子之所当讲求者也。盖男强女壮，精溢血盛，自然有子，何须补益？惟男之弱者，精常不足，当补肾以益其精；女之羸者，血常不足，当补脾以溢其血[7]。补肾宜六味地黄汤，精寒加五味子、熟附子。补脾宜参苓白术散，血少加归、芎。又著箴曰：男精充盈，阴血时行，阳变阴合，旺胎妙凝[8]。男益其精，女调其经，乃能有子，鑫斯振振。羸男亏阳，弱女亏阴，虽交不孕，虽孕不成。调养之法，上工所明，不遇其良[9]，反成其疹。

焚山云：或有感而不生，或有感而孕，孕而多堕，其意何也？感而不生者，男子精盛之时，女子阴血不足，犹若老阴得其少阳，枯杨生华，种子下硗田之中，故不发生。又有男子精冷如冰，精清如水，虽女阴血纵横，而终身亦无子矣。感而易孕者，女子血

盛，男子精虽不足，犹若老阳得其少阴，枯杨生梯，种子下于肥田之中，故生而秀实也。孕而多堕者，男子贪淫无度，女子好欲性偏，兼以喜食辛酸热物，暴损冲任，故有堕胎之患。

孙都宪淮海公，年四十未有嫡嗣，尝问密斋广嗣之道，且语其故。密斋告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夫男子阳道之坚强，女子月事之时下，应期交接，妙合而凝，未有不成孕育者矣。然男子阳道之不强者，由于肾肝之气不足也。肾者作强之官，肝者罢极之本。肝之罢极，由于肾之强作也，故阴痿而不起不固者，筋气未至也。肝主筋，肝虚则筋气不足矣。阴起而不坚不振者，骨气未至也。肾主骨，肾虚则骨气不足矣。又有交接之时[10]，其精易泄，流而不射，散而不聚，冷而不热者，此神内乱，心气不足也。凡有此者，各随其脏气不足而补之。在肝则益其肝，如当归、牛膝、续断、巴戟之类。在肾则益其肾，如熟地黄、苁蓉、杜仲之类。在心则益其心，如五味、益智、破故纸之类。再用枸杞子、菟丝子、柏子仁以生其精，使不至于易亏；山茱萸、山药、芡实以固其精，使不至于易泄，修合而服之，其药勿杂，其交勿频，其动以正，其接以时，则熊罴之梦，麒麟之子，可计日而待矣。命其方曰：鑫斯丸。

当归、牛膝、续断、巴戟、苁蓉、杜仲（姜汁炒）、菟丝（酒蒸）、枸杞子、山萸肉、芡实、山药、柏子仁各一两，熟地黄二两，益智（去壳）、破故纸（黑麻油炒）、五味子各半两。

上十六味，各制研末，秤定和匀，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五十丸，空心食前酒下。

公又问：女子月事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无定期者，何以调之？密斋曰：此神思之病，无以法治也。公曰：何故？曰：宠多而爱不周，念深而幸不到，是以神思不舒也。以身事人。而其性多傲，以色悦人而其心多忌[11]，故难调也。公曰：据此意思制方，平

其气，养其血，开其郁，宜无不可[12]？曰：谨如教。乃进调元丸方，用香附子、川芎、陈皮以开郁顺气，白术以补脾利滞血，当归养心生新血。又以治其二阳发心脾之疾。

香附子（醋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捶极烂，晒干，研为细末以十两[13]余醋作糊）一斤，当归、川芎、白术、陈皮各五两。

五味各为极细末，浸药余醋煮面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五十丸，空心食前酒下，不饮酒[14]，小茴汤下。

密斋尝见男子阴痿者，多致无子，不可不虑也。惟其求嗣之急，易为庸医之惑，或以附子、石床脂为内补，或以鳔酥、哈芙蓉为外助，阳事未兴，内热已作，玉茎虽劲，顽木无用，以致终身无子者，或有妖殁之惨者。吾见此辈无辜而受医药之害，乃遍访诸方，无越此者，出以示人，命曰壮阳丹。

熟地黄四两，巴戟（去心）、破故纸（炒）各二两，仙灵脾一两，桑螵蛸（真者盐焙）、阳起石（煅，别研，水飞）各半两。

上六味，合阴之数，研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三十丸[15]，空心只一服，温酒下。不可持此自恣也，戒之。

人有误服壮阳辛燥之剂，鼓动命门之火，煎熬北海之水，以致邪火妄动，真水渐涸，失其养生之道，去死不远矣。治此之法，曰滋水之主，以制阳光。肾者，水之主也，肺者，水之化源也。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辛者，肺金之味也，滋其真水之化源，以制其邪火之亢甚，阳光既伏，真水自生，补阴丸主之。

黄柏（盐水炒）四两，知母（酒洗）四两，熟地黄（酒蒸焙）六两，天门冬（焙）三两。

各勿犯铁。各取末和匀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五十丸，空心食前百沸汤下。

制方，古云：肾苦燥，知母之辛寒以润之；肾欲坚，黄柏之

苦寒以坚之。熟地黄之苦甘寒，以补肾之虚；天门冬之甘寒，以补肺、滋肾水之化源，所谓虚则补其母也。

丹溪曰：妇人无子者，多因血少不能摄精。俗医悉谓子宫虚冷，投以辛热之药，煎熬脏腑，血气沸腾，祸不旋踵。或服艾者，不知艾性至热，入火灸则下行，入服药则上行，多服则致毒，咎将谁归？

若是肥盛妇人，禀赋甚厚，恣于酒食之人，经水不调，不能成胎，谓之躯脂满溢，闭塞子宫。宜行湿燥痰，用南星、半夏、苍术、台芎、防风、羌活、滑石，或导痰汤之类。

密斋云：肥盛妇人无子者，宜服苍附导痰丸。

苍术（制）二两，香附（童便浸）二两，陈皮（去白）两半，南星（炮，另制）、枳壳（麸炒）、半夏各一两，川芎一两，滑石（飞）四两，白茯一两半，神曲（炒）一两。

右十味，共末，姜汁浸蒸饼丸，梧桐子大，淡姜汤下。

若是怯瘦性急之人，经水不调，不能成胎，谓之子宫干涩无血，不能摄受精气，宜凉血降火，或四物加香附、柴胡、黄芩养血养阴等药。

东垣有六味地黄丸，以补妇人阴血之不足，无子服之，能有胎孕[16]。

仁斋云：人之夫妇，犹天地然。天地阴阳和而后万物生。夫妇之道，阴阳和而后男女生[17]，是故欲求嗣者，先须调其妇之经脉，经脉既调，则气血和平，气血和平则百病不生，而乐乎有子矣。

古庵云：妇人无子之因，或经不匀，或血不足，或有疾病，或交不时，四者而已。调其经而补其血，去其病而节其欲，夫如是则经调血足，无病而交有时，岂有不妊娠者乎？虽然人之后嗣系乎天命，抑或人事之未尽者，可不究其心欤？

愚按妇人无子，或经水不调，自有调经之方，血不足者，莫

如六味地黄丸；素有疾病者，莫如补脾参苓白术散。若夫子宫虚寒者，不可不讲，苟执勿用热药之禁，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今采韩飞霞女金丹、杨仁斋艾附暖宫丸二方于后，以备治虚寒者之用也。韩飞霞女金丹（可代诧诧丸）

白术、当归、川芎、赤石脂、藁本、人参、白薇、丹皮、玄胡索、白芷、桂心、白芍、没药、白茯苓、甘草各一两。

右十五味，除石脂、没药另研，余以醇酒浸三日，焙干为末，足数十五两；香附子十五两，以米醋浸三日，略炒，为细末，足十五两。共十六味，为末，重罗和匀，炼蜜为丸，如弹子大，磁银器封收[18]。每取七丸，空心鸡未鸣时服一丸，以清茶灌漱咽喉后细嚼，以温酒或白汤下，咸物干果压之。服至四十九丸为一剂，以癸水调匀，受胎为度。胎中三日一丸，百日止；尽人事而不育者天也[19]。

仁斋艾附暖宫丸

兼治带下白浊。

香附（俱要各时采者，用醋五升，以瓦罐煮一昼夜，捣烂，分作饼，慢火焙干）六两，艾叶（去枝根）三两[20]，吴茱萸（去枝根）、川芎、白芍（炒）、黄芪各二两，当归三两，续断一两半，生地黄一两，官桂五钱。

共为细末，上好米醋糊丸，梧桐子大。每五七十丸，淡醋汤食远下。修合宜壬子日，或天德合月德合日益后续断生气日，精选药材，至诚合造精用经验。

凡妇人服药，更戒恼怒，勿食生冷。男子亦要保养精神，戒夜酒，谨慎经期循素女，房中之论无不效。见素女论下。

梁武平齐获侍儿十余，郗后愤恚成疾。左右曰：山海经云：鸽鹅为膳可疗，使不忌，郗茹之妒减半。

附：养肾种子方

枸杞子（用好水酒浸，晒干，研细末，不用火炒[21]，忌铁器）六两，菟丝子（用好水酒浸，浸满日数毕，末日[22]七蒸七晒，如干了，少用酒伴湿，蒸之，研成饼则烂矣，忌铁器）六钱，熟地黄（用好水酒浸，浸毕，用竹刀薄切，晒干研末，忌铁器）三两，干山药（不必制，研碎，忌铁器）六两，白茯苓（用好水酒浸，去粗皮，细研末，忌铁器，晒干，用竹刀切之）六两，当归（用好水酒浸，竹刀切，晒干，研碎，忌铁器）三两，川芎（去粗皮，好水酒浸，竹刀切，晒干研碎，忌铁器）三两，苍术（米泔水浸[23]，用竹刀切，晒干研碎，忌铁器）六两，肉苁蓉（好水酒浸，去鳞甲，竹刀切，晒干，研碎，忌铁器）六两，小茴香（用盐一酒钟，拌炒黄色，去盐，细研，用瓦锅炒）六两，何首乌（用黑豆二三升，将一半放罐底，置首乌于其中，仍将一半豆放其上，着水煮一日，去豆浸之，竹刀薄切，晒干，细研，忌铁器）六两，甘草（去粗皮，研碎，用蜜，瓦锅炒）十二两，川椒（去子，瓦锅炒黄色，先用黄土细捶，铺在地上，用纸二层置土上，将炒椒在纸上，以瓦盆盖着，去火毒）十二两。

右十三味，冬天浸七日，秋天浸五日，夏天三日，俱用竹刀薄切，晒干，研细，忌一切铁器，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不拘时，每服五六十丸[24]，或酒，或滚白水，或盐汤送下。忌豆腐、鹿肉二事。年过六十者，加人参一两，沉香一两。

附：血余固本九阳丹

血余（选黑者，不拘男女，用皂荚煎汤洗净，清水漂过，入口无油垢气为度，晒干，置大锅内，用红川椒去

梗目，与发层铺上，用小锅盖定，盐泥秘塞上[125]，锅底上用重石压之，先用武火煅炼一柱香，后用文火半柱香，以青烟去净，无气息为度，冷定取出，研末，双绢筛过）一斤，何首乌（赤者、白者，先用米泔水浸，竹刀刮去皮）各八两，淮山药（共何首乌去皮，竹刀切成片，用黑豆二升，上下铺盖，蒸熟晒干）八两，赤茯苓（去皮，牛乳浸一日夜）八两，白茯苓（人乳浸一日夜）四两[126]，破故纸（酒拌，砂锅炒，以香为度）四两，菟丝子（人乳一碗，酒半碗，浸一夕，饭锅上隔布蒸熟，晒干，微炒，研为末）四两，枸杞子（去蒂梗，酒拌，蒸熟）四两，生地黄（酒蒸）半斤，苍术（去皮，为末）半斤，熟地黄（酒蒸）半斤，龟板（酥油炙）半斤，当归（去尾酒浸）四两，牛膝（酒浸，黑豆蒸）四两。

以上各药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药酒送下。

药酒方

当归、生地黄，五加皮、川芎、芍药、枸杞子，以上各二两，核桃肉一两，砂仁五钱，黄柏一两，小红枣二百个。

用无灰白酒三十六斤，内分五斤入药装坛内密封，隔汤煮之，冷定去渣，入前酒密封用。

附：乌须种子方

八制茯苓丸

治一切虚损，男子壮筋骨，生心血，乌须发，明目固精；女人滋颜色，暖子宫，调经气。

白茯苓(须皮光结实者，去皮，打碎如枣核大，分为八制)二斤半，黄芪(切片，水六钟，煎三钟，煮茯苓一分，干为度)六两，肉苁蓉(酒洗，去筋[27]，水六钟，煎三钟，煮茯苓如前)四两，人参(水五钟，煎三钟，煮茯苓如前)六钱，甘枸杞(水八钟，煎三钟，煮茯苓如前)六两，破故纸(水八钟，煎三钟，煮茯苓如前)五两，何首乌(用黑豆一升，煎水三斤，浸首乌，春秋二日，夏一日，冬三日，将浸过首乌豆汁煮茯苓如前)半斤，秋石(水三钟化开，煮茯苓如前)四两，人乳(煮茯苓如前)半斤。

将制过茯苓总入石臼内捣为细末，用米筛筛过，上甑蒸热[28]，众手为丸，如梧桐子大。生子者，每日早晚一服，每服四十丸，盐汤送下，乌须明目用滚白汤送下。忌烧酒，犬肉。

一修合须用平定开成，生气续世，黄道吉日。先一日午时，将诸药煎制，煮茯苓，捣末，待次日子时完成，微火烘干，不见风日。忌孝服、妇人、鸡犬，并四废六不成日。

以上三方，本集不载，系附入。

注：

〔1〕经血不调：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经候不调”。

〔2〕妇室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妇室哉”。

〔3〕东垣云：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句。

〔4〕“翼曰，思之谓曰”：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东垣乃思之，谓曰”。

〔5〕精气中多有红丝：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精气中必有红丝”。

〔6〕以获元吉：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以获安”。

〔7〕以滋其血：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以益其血”。

〔8〕旺胎妙凝：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胎孕乃成”。

〔9〕不遇其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遇朋良”。

〔10〕交接之时：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交振之时”。

〔11〕 以色悦人而其心多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以色悦人而其情多欲”。

〔12〕 宜无不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宜乎不可”。

〔13〕 十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二字。

〔14〕 不饮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三字。

〔15〕 每三十丸：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每三十六丸”。

〔16〕 能有胎孕：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能令有子”。

〔17〕 男女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男女育”。

〔18〕 磁银器封收：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磁器收贮”。

〔19〕 “百日止，尽人事而不育者天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有曰止尽人事而不育者天也”。

〔20〕 艾叶（去枝根）三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艾叶（去枝根）二两”。

〔21〕 不用火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见火炒”。

〔22〕 末日：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为末”。

〔23〕 米泔水浸：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好水酒浸”。

〔24〕 每服五六十丸：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每服六七十丸”。

〔25〕 盐泥秘塞上：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盐泥固济上”。

〔26〕 白茯苓四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白茯苓八两”。

〔27〕 去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去鳞”。

〔28〕 蒸热：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蒸熟”。

卷 之 五

协期篇第五

种子歌云：三十时中[1]两日半，二十八九君须算。落红满地是佳期，经水过时空霍乱。霍乱之后枉费功，树头树底觅残红。但解开花能结子，何愁丹桂不成丛。

仁斋云：此盖妇人月经方绝，经水才生，此时子宫正开，乃受精结胎之候，妙合太和之时，过此佳期，则子宫闭而不受胎矣。然男女之分[2]，各有要妙存焉。如月候方绝，一日三日五日交会者成男，二日四日六日交会者成女，过此则不孕矣。

诀曰：何为种子法，经里问缘由。昨日红花谢，今朝是对周。蓝田种白玉，子午叙绸缪。三五成丹桂，二四白梅抽。此言经水未行之时，血海正满，子宫未开，不能受精以成其娠。经水既行，则子宫开，血海净，斯能受其精矣。昨日，谓两日半后也[3]，子午[4]，谓阴阳初动之始，即复姤二卦，非二时也。经止后，一日三日五日得奇数是为阳，必生男，故曰丹桂成；二日四日六日得偶数是为阴，必生女，故曰白梅抽。七日之后，子宫复闭，不成娠矣[5]。

玉湖须浅泛，重载却成忧，阴血先参聚，阳精向后流。血开包玉露，平步到瀛洲。

浅泛者，即《素女论》所谓九浅一深之法也。盖男女交媾，浅则女美，深则女伤，故云重载即成忧也。阴血先聚，阳精后冲，则血开裹精而成男；阳精先至，阴血后参，则精开裹血而成女，

即断易天玄赋所谓阳包阴则桂庭添秀，阴包阳则桃洞得仙也。

从斯相暂别，牛女隔河游。二月花开发，方知喜气优。好事当传与，谗言莫妄绸。

此言种子之后，男子别寝，不可再交，盖精血初凝，恐再冲击也。故古者，妇人有娠，即居侧室，以养其胎气也。二月，即次月也，前月经行，协期种玉[6]，次月经断，真有娠矣。当此之时，胎教之法，不可不讲，故常使之听美言，见好事，闻诗书，操弓矢。淫声邪色，不可令其视闻也。

密斋箴曰：月事初下，谓之红铅。三十时足，佳期不愆。旧污既去，新葵未生。子宫正开，玉种蓝田。阳道刚健，交接勿烦。勿令气忤，必使情欢。阳偶阴和[7]，雨顺风恬。芳花结子，丹桂森森。

种子须得天月二德，天月德合，三合六合，益后续世。日吉，正月丁壬丙辛，建成收开闭；二月申巳甲己，建平定危成；三月丁壬，建执成收开；四月辛丙庚乙，建平满成开；五月亥寅丙辛，建成收除；六月甲己，建除满成闭；七月癸戊丁壬，建危成收；八月寅亥庚乙，建危成除；九月丙辛，建执破危成；十月乙庚甲己，建平成闭；十一月巳申丁壬，建除执破成；十二月庚乙，建成开闭（外建成开闭俱合天喜、六合益后续世[8]在内）。

《巢氏病源》云：三阳所会则生男，三阴所会则生女。葛洪《肘后方》云：男从父气，女从母气。《圣济经》云：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之至，和相为流，薄于一体，因气而左动则属阳，阳资之则成男，因气而右动则属阴，阴资之则成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男女别也。

丹溪曰：成胎以精血之后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论，愚窃惑焉。复阅李东垣之方，有曰：经水断后一二日，血海始净，精胜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以后，血脉已旺，精不胜血，感者成女，此确论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阴阳之情性也；左右，阴阳之道路也；男女，阴阳之仪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

会，精之施也，血能摄精，精成其孕，此万物资始于乾元也。血成其胞，此万物资生于坤元也。阴阳交媾，胎孕乃凝，所藏之处，名曰子宫，一系在下，上有两岐，一达于左，一达于右。精胜其血，则阳为之主，受气于左子宫而男形成。精不胜血，则阴为之主，受气于右子宫而女形成矣。

或曰，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为父，女不可为母，与男女之兼形者，又何如分之耶？予曰：男不可为父，得阳气之亏者也；女不可为母，得阴气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阴为驳气所乘而成，其类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则遇男为妻，遇女为夫；一则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具男之全者，此又驳[9]之甚者也。

或曰：驳气所乘，独见于阴，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何耶？予曰：阴体虚，驳气易于乘也。驳气所乘，阴阳相混，无所为主，不可属左，不可属右，受气于两岐间，随所得驳气之轻重而成形。故所兼之成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愚按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交感之道，虽夫妇之愚不肖，可以能知能行也。纪传所载方法甚明，求子之人用之无效者，可以谓其人之不能行也。其道则迩，其事则易，不可谓其人之不能行也。然可语者法也，不可语者意也，两意不洽，故徒法不能行矣。因著论于左，惟高者取正焉。

谨按《易·系辞》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诚哉是言也。男女胥悦，阴阳交通而胚胎结矣。尝观周颂之诗云：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则夫妇亲爱之情，虽在田野未之忘也[10]。故于衽席之间，体虽未交，神已先合，阳施阴受，血开精合，所以有子。苟夫媚其妇，而女心未惬，则玉体才交，琼浆先吐，阳精虽施，而阴不受矣；妇依其夫，而士志或异，则桃浪虽翻，玉霜未滴[11]，阴血虽开，而阳无入矣。阴阳乖离，成天地不交之否，如之，何其能化生万物哉（详见下《素女论》）！

或曰：种子论为富贵之人立法，若彼农民则不知此理，而生

育偏多也。殊不知男女居室，虽愚不肖，可与能知能行焉，禽兽何知，而字尾亦有期耶。但富贵之人，身安志乐，嗜欲纵而身体瘁，娇妻美妾，爱博而情不专，苟不立此种子之法，则纵恣无度[12]，空劳神思，终不成胎孕也。郊野之民，形苦志苦，取乐不暇，一夫一妻，情爱不夺，至如[13]交合之时，自然神思感动，情意绸缪，积久有余之气，交久未合之身，阳施阴受，此所以交则有孕而生育之多也。或曰：富贵无子者，信如所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识如之何而可使生子也？曰：修德以求福，寡欲以养心，配必择良，药不妄饵，庶乎可矣。

帝问曰：若人无子，必欲求之，有法乎？素女答曰：求子之法，须察妇人经水毕，四旺日之后，子宫方开，可以交合而成其子。按四旺日：春，甲乙寅卯日；夏，丙丁巳午日；秋，庚辛申酉日；冬，壬癸亥子日；四季，戊己辰戌丑未日。如不值其日[14]，取四旺时行之。

帝曰：何以为交接则成男女乎？素女曰：男女交合，女人美快[15]，不自知觉。若阴血先至，阳精后冲，纵气来乘，阴血开裹阳精，是阴包阳，则成男；若阳精先至，阴血未参，横气傍来，阳精开裹阴血，是阳包阴，则成女也。

帝曰：夫妇有不相和悦者，其故何如？素女曰：盖因女子不能察夫之情，不晓夫妇人伦之道，生育继嗣之理，但自纵，心性凶顽，常怀忿怨不足之意。或因夫背弃自妻，私淫外妇，至令自己夫妇交合之时，虽夫欲无休，而妻情意不向，反生怨恶而憎嫌也。以此夫妇不相和悦，虽交而情不美。

帝曰：交媾之间，情相悦而意相敬何如？素女曰：此皆男女通晓夫妇之道，阴阳交合之理，自然得其情意契合，故相敬也。

素女曰：男女交合，男有五伤：一者，男与女交合之时，泄精少者，为气伤；二者，交合之时，精出而勃者，为肉伤；三者，交合之时，泄精而多者，为筋伤；四者交合之时，精出而不射者，

为骨伤；五者交合时，玉茎不坚，虽坚而不久者，为肾伤。已上五者，皆因泄精过度，致伤身体，可不畏哉！

《养生经》云：精清者，肉伤，精血者，筋伤；精赤者，骨伤。如此伤者，病乃生焉。

又曰：女有五伤之候：一者，阴户尚闭不开，不可强刺，强则伤肺，二者，女兴已动欲男，男或不从，兴过始交则伤心，心伤则经水不调；三者，少阴而遇老阳，玉茎不坚，茎举而易软，虽入不得摇动，则女伤其目，必至于盲；四者，女经水未尽，男强逼合，则伤其肾；五者，男子饮酒大醉，与女子交合，茎物坚硬，久刺之不止，女情已过，阳兴不休，则伤其腹。

愚按《素女》论男女五伤之候，欲求子者，夫妇交合之时，不可不慎也。其论交接之事，男有四至，女有九到之说，辞太近亵，故不收录，乃窃取其意而补之。虽云情欲之私，实为生民之始，万化之源也。

夫男女未交合之时，男有三至，女有五至。男女情动，彼此神交，然后行之，则阴阳和畅，精血合凝，有子之道也。若男情已至，而女情未动，则精早泄，谓之孤阳。女情已至，而男情未动，女兴已过，谓之寡阴。《玉函经》云：孤阳寡阴即不中，譬取[61]鳏夫及寡妇，谓不能生育也。

男有三至者，谓阳道奋昂而振者，肝气至也；壮大而热者，心气至也；坚劲而久者，肾气至也。三至俱足，女心之所悦也。若痿而不举者，肝气未至也，肝气未至而强合，则伤其筋，其精流滴而不射矣。壮而不热者，心气未至也，心气未至而强合，则伤其血，其精清冷而不暖也。坚而不久者，肾气未至也，肾气未至而强合，则伤其骨，其精不出，虽出亦少矣。此男子之所以求子者，贵清心寡欲，以养其肝心肾之气也。

女有五至者，面上赤起，媚靥乍生，心气至也；眼光涎沥，斜觑送情，肝气至也；低头不语，鼻中涕出，肺气至也；交颈相

偎，其身自动，脾气至也；玉户开张，琼液浸润[17]，肾气至也。五气俱至，男子方与之合，而行九一之法，则情洽意美。其候亦有五也。娇吟低语，心也；合目不开，肝也；咽干气喘，肺也；两足或曲或伸，仰卧如尸，脾也；口鼻气冷，阴户沥出沾滞，肾也。有此五候，美快之极。男子识其情而采之，不惟有子，且有补益之助。

男有三至，女有五至者，精之动也。应至而未至者，神未至也。故欲人动者，必先移其神，其神若交，其精自洽，然神交之道，有天之所命者，如姜嫄履巨人迹，歆歆然若有人道之感而生稷。汉薄姬梦苍龙据腹，高祖幸之而生文帝者是已，有梦之所感者如斯于之。诗云："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已。若杨国忠夫人之事，则未免天下后世之非笑也。《天宝遗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病，忽梦与国忠交，因有娠，后生男名鲲汨。至国忠使归，其妻俱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人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讥诮之。

素女曰：男女交媾之际，更有避忌，切须慎之。若使犯之，天地夺其寿，鬼神殃其身，又恐生子不肖不寿之类。谨守禁戒，可以长生。所忌之要，备述于后：天地震动，卒风暴雨，雷电交作，晦朔弦望，月煞日破，大寒大暑，日月薄蚀，神佛生辰，庚申甲子，本命之日，三元八节，五月五日。又有禁忌，名山大川，神祠社庙，僧宇道观，圣贤像前，井灶前后，火炎熏烘。以上类目，切须忌之，不可交合，犯之者，令人寿夭，小则生病。或若生男，令其丑貌怪相，形体不全，灾疾夭寿，又有交合禁忌：

神力劳倦，愁闷恐惧，悲忧思怒，疾病走移，发赤面黄，酒醉食饱，病体方痊，女子行经。以上所忌，不可交合，令人虚损，耗散元气。可不慎之？

诸所禁忌，敷奏于前，复有五月十八日自是天地牝牡之日，阴阳交合之期，世人须避慎，不可行房，犯之重则夺命，轻则减

寿，若于此时受胎孕，子母难保。

密斋云：夫妇交合之时，所当避忌者，素女之论颇详。然男女无疾，交会应期，三虚四忌，不可不讲。三虚者，谓冬至阳生，真火正伏，夏至阴生，真水尚微，此一年之虚也；上弦前，下弦后，月廓空，此一月之虚也；天地晦冥日月，此一日之虚也。遇此三虚，须谨避之。四忌者，一忌本命正冲，甲子庚申晦朔之日；二忌大寒大暑、大醉大饱之时；[18]三忌日月星辰，寺观坛庙灶冢墓之处；四忌触忤恼怒，骂詈击搏之事。犯此三虚四忌者，非惟无子，令人夭寿。

右种子法，见于群书所载者，如此仿而行之，无不验者。愚窃有说焉，若彼田野之氓，邪淫之女，多致生育者，岂皆知此种子法耶？盖待其天癸动，子户开而媾精者，此鸟兽孕尾之期，待其男三至、[19]女五至而通体者，此阴阳交感之理，其机至微，非文字之能尽者。若夫田野之氓，则交疏而情意狎，邪淫之女，其思切而情先交，所以阴阳和而生育多也。

注：

〔1〕三十时中：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三十时辰"。

〔2〕男女之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男女之合"。

〔3〕"昨日，谓两日半后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昨日者，谓两日去后也。"

〔4〕子午：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子宫"。

〔5〕不成娠矣：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成妊矣。"

〔6〕协期种玉：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依期种玉"。

〔7〕阳倡阴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阳唱阴和"。

〔8〕续世：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续内"。

〔9〕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惑"。

〔10〕未之忘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未之念也"。

〔11〕玉霜未滴：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玉露未滴"。

〔12〕则纵恣无度：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则纵欲无度”。

〔13〕至如：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至于”。

〔14〕如不值其日：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如不食其日”。

〔15〕女人美快：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女人美状”。

〔16〕譬取：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譬如”。

〔17〕琼液浸润：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琼液流润”。

〔18〕大醉大饱之时：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大饥大饱之时”。

卷 之 六

《阴阳别论》曰：阴搏阳别，谓之有子。

王太仆云：阴，谓尺中也。搏，谓搏触于手也，尺脉搏击，与寸口脉别，则为娠子之兆。何者阴中有别阳也。

转女为男法

《良方》论曰：阳施阴受，所以有娠，遇三阴所会，多生女子。偃怀娠三月，名曰始胎，血脉不流，形象而变[1]，是知男女未定，故令于满三月间，服药、方术转令生男也[2]。其法以斧置妊妇床下，击刃向下，勿令人知。恐不信者，待鸡抱卵时，仿此法置斧窠下，一窠尽出雄鸡矣。

又，初觉有妊时，取弓弩弦缚妇人腰下，满百日去之，紫宫玉女秘法也。又如三月已前，取雄鸡尾尖上毛三茎，潜安妇人卧席下，勿令人知之，验。又，取夫发及手指甲，潜安妇人卧席下，勿令人知之。又，妊娠才及三月，要男者[3]，以雄黄半两衣中带之。要生女者，取雌黄半两带之。

密斋云：夫妇媾精，阴阳分形，阳精胜者为男，阴血胜者为女，固已别矣，岂能转移之耶？虽三月男女分形，阳精胜者为男，阴血胜者为女，盖一月二月之间，精血混合，男女之形未彰，至于三月，阴阳始判，震巽之索斯定，故曰男女分也。谓初受之气，于兹始定，非谓阴阳男女初无定体，必待三月而后分，故可以转移变化之耳。古人留是法者，必有所试，阴阳变化之妙，愚不得而知焉。

护养胎元

《脉经》曰：妇人怀胎一月之时，足厥阴脉养；二月，足少阳脉养；三月，手心主脉养；四月，手少阳脉养；五月，足太阴脉养；六月，足阳明脉养；七月，手太阴脉养；八月，手阳明脉养；九月，足少阴脉养；十月，足太阴脉养[4]。诸阴阳各养三十日，活儿。手太阳、少阴不养者，下主月水，上为乳汁，活儿养母怀胎者，不可灸刺其经，必堕胎。

按《巢氏病源》论云：妇人妊娠一月名胎胚，足厥阴脉养之；二月名胎膏，足少阳脉养之；三月名始胎，手心主脉养之；四月始受水精，以成血脉，手少阳脉养之；五月始受火精，以成其气，足太阴脉养之；六月始受木精，以成其筋，足阳明脉养之；七月始受金精，以成其骨，手太阴脉养之；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肤革，手阳明脉养之；九月始受石精，以成毛发，足少阴脉养之；十月，五脏六腑关节，人身皆备，此足太阳脉养之也。

《良方》论云：四时之令，必始于春木，故十二经之养始于肝也。若足厥阴，肝脉也，足少阳，胆脉也，所以养胎一月二月也。手心主，心包络脉也，手少阳，三焦脉也，属火而夏旺，所以养胎在三月四月也。足太阴，脾脉也，足阳明胃脉，属土而旺长夏，所以养胎在五月六月也。手太阴，肺脉也，手阳明，大肠脉也，属金而旺秋，所以养胎在七月八月也。足少阴，肾脉也，属水而旺冬，所以养胎在九月。又况母之肾脏系于胎，是母之真气，子之所赖也。至十月，儿于母腹之中，受足诸脏气脉所养，然后待时而生。此论奥妙而皆有至理，余书所论，皆不及也。

《良方》论云：然则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气变之后，保卫辅翼，固有道矣。天有五气，各有所凑，地有五味，各有所入，所凑有节适，所入有度量。凡所畏忌，悉知戒慎[6]，资物为养者，理固

然也。寝兴以时，出入以节，可以高明，可以周密，雾露风邪，不得投间而入，因时为养者，理固然也。以致调喜怒，寡嗜欲，不妄作劳，而气血从之，皆所以保摄妊娠，使诸邪不得干焉。苟为不然，方授受之时，一失调养，则内不足以为中之守，外不足以为身之强，气形弗克，而疾病因之。若食兔唇缺，食犬无声，食杂鱼而疮癣之属，皆以食物不戒之过也。心气大惊而癫疾，肾气不足而解颅，脾胃不和[6]而羸瘦，心气虚乏而神不足之属，皆以气血不调之过也。诚能食饮知所戒，推而达之，五味无所伤；诚能于气之所调，推而达之，邪气无所乘，兹乃生育相待而成者。故曰：天非人不因。

食物所忌

食犬肉令子无声。食兔肉令子缺唇。鸡肉合糯米同食，令子生寸白虫。脍鲤同鸡子食，令子生瘕多疮[7]。食羊肝令子多厄难。食鳖鱼令子项短。鸭子与桑椹同食，令子到生心寒。鳝鱼同田鸡食，令子瘖哑。雀肉合豆酱同食，令子面生黑子。食螃蟹横生。食子姜令子多指、生疮。食水酱令绝产。食雀肉饮酒，令子无耻多淫。食兹姑消胎气。干姜、蒜毒胎无益，粘腻[8]难化伤胎。食驴马肉，过月难产。豆酱合藿同食，堕胎。食山羊肉，子多病。无鳞鱼不可食，菌有大毒，不可食，如有食者，诞子多风而夭。食雀脑令子雀目。

妇人有妊，最不可针灸及乱服药饵，恐致堕胎，以贻后悔。

验胎法：

大凡妇人三月经不行，宜用川芎一两，为末，浓煎艾汤，八分一盏，空心调服之，服尽觉胸中微痛[9]则有胎矣。不动者，血病也；若动在脐下者，血癥也。故脉经云：一月血为闭，二月若有若无，三月为血积也。

胎前所忌药物歌

蚖班水蛭地胆虫，乌头附子配天雄，
踯躅野葛蝼蛄类，草乌侧子与虻虫。
牛黄水银并巴豆，大戟蛇蜕及蜈蚣。
牛膝藜芦加薏苡，金石锡粉对雌雄。
牙硝芒硝牡丹桂，蜥蜴陀僧与蜃虫。
代赭蚱蝉胡脑麝，芫花薇蘅草三棱。
槐子牵牛并皂角，桃仁蛴螬及茅根。
檿根硇砂与干漆，亭长溲疏菌草中。
瞿麦榈茹鳖爪甲，猬皮鬼箭赤头红。
马刀石蚕衣鱼等，半夏南星通草同。
干姜蒜鸡并鸭子，驴马兔肉不须供。
切忌妇人产前用，此歌宜记在心胸。

歌中半夏炒过，干姜炮过，可用，不必拘疑。

妊娠所忌之药物，切不可犯，犯则损胎，子母不利（详见下文）。

妇人受胎之后，常宜行动，使气血流通，百脉和畅，临产无难也。今之为妇者，好逸恶劳，喜静懒动，含羞养娇，致气血不行，产育多苦。况行住坐卧之久，为皮肉筋骨之伤，子在腹中，气通于母，母气既伤，子亦受病。又勿登高，勿越险，勿举动[10]，恐致堕胎。妇人胚胎，常欲见美事[11]，闻善言。若彼神怪之像，傀儡之类，必远避之，勿令见也，稍有犯者，儿必肖之，其貌不雅。居处之处，欲其得轩豁明朗，切忌僻静幽暗，无人相伴，恐其胎气怯弱，邪气侵犯，为害甚大。

仁斋云：妇人怀胎，脏气拥闭[12]，不可多睡，不可忧惧、劳役，不可啖食粘滞、辛辣、坚硬之物。又不可妄施针灸，厮贵

时行数步，调畅[13]自适，使气得其平。若酒面炙爆，热毒薰蒸；若感触风邪，传染热气；若误服药饵，破血动胎；若七情内伤，快意纵恣[14]，则易致漏胎；若近产多淫，触犯胎气，则易堕落也。

《良方》云：受胎之后，切宜避胎杀所游之方：

正月房床，二月户扇，三月门，四月灶，五月母身，六月床，七月碓磨，八月厕，九月门，十月房，十一月炉灶，十二月房床。六甲胎神：甲己日占门，乙庚日碓磨，丙辛日厨灶，丁壬日仓库，戊癸日房床。十二支胎神：子午日碓，丑未日占厕，寅申日占炉，卯酉日大门，辰戌日鸡栖，巳亥日占床。

注：

〔1〕"血脉不流，形象而变"：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血流不行，形象斯变"。

〔2〕转令生男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转女生男也"。

〔3〕"妊娠才及三月，要男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妊娠三月，要生男者"。

〔4〕足太阴脉养：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足太阳脉养"。

〔5〕悉知戒慎：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悉知戒忌"。

〔6〕脾胃不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脾胃不足"。

〔7〕令子生瘖多疮：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令子声哑多疮"。

〔8〕粘腻：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粘滞"。

〔9〕胸中微痛：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腹中微痛"。

〔10〕"勿越险，勿举动"：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勿临深，勿越险，勿举重"。

〔11〕"妇人胚胎，常欲见美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妇人怀胎，常宜见美事"。

〔12〕拥闭：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壅闭"。

〔13〕调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调遂"。

〔14〕快意纵恣：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快意纵欲"。

卷 之 七

调理胎疾

仁斋安胎之法有二：或因母病以致动胎者，但疗母病，其胎自安。或胎气不坚，因触动以致母病者，则安胎而母自愈。以胶艾汤、当归汤各半，缩砂佐之为良。

丹溪云：天行不息所以生，生而无穷。产前当清热养血为主。芜荑子活血行气，有补阴之妙，命名益母，以其行中有补也，故曰产前无滞，产后无虚。黄芩乃安胎之圣药，俗以为寒而不敢用，反用温热药，谓能养脾，殊不知胎孕宜清热养血，使药循经而不妄行，乃能养胎，必择条实者用之。缩砂安胎，以止其痛，行气故也，非八九个月不可多用。

《金匮要略》云：妇人妊娠，常服当归散主之。

当归、川芎、白芍各一两，白术半两，条芩一两。

或散，或酒糊丸，或汤。

妊娠堕胎

丹溪云：阳施阴化，胎孕乃成，血气虚乏，不足以荣养其胎则堕。譬如枝枯则果落[1]，藤萎则花坠，又有劳恐伤精，内火便动[2]，亦能堕胎。譬如风撼其木，人折其枝也。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所谓风冷伤于脏而堕，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见贾氏妇，但有娠至三个月必堕，诊其脉，左手大而无力，重则涩，知

其血少也。以其壮年，只补中气，使血自荣。时正初夏，教以浓煎白术汤，下黄芩末一钱，与数十帖，得保全而生[3]。因而思之，堕于内热而虚者，于理为多[4]。曰热、曰虚，盖孕至三月，正属相火，所以易堕。不然何以黄芩、熟地黄、阿胶等为安胎妙药耶？

王节斋云：妇人堕胎，多在三五个月、七个月而堕者，除跌仆损伤不掏外，若前次三个月而堕，则下次必如期而复然，盖先于此时受伤，故后于至期必应，乘其虚也。遇有半产者，产后须多服养气血固胎元之药，以补其虚损。下次有胎，先于两个半月后，即服固胎药十数贴，以防三月之堕。至四个半月后，再服八九帖，防过五月。又至六个半月后，再服五七剂，以防七月。及至九个月后，服丹溪达生散数十贴，可保无虞。其连堕数次，胎元损甚者，服药须多，久则可以留。方用四物汤，倍加人参、白术、阿胶、陈皮、茯苓、甘草、艾叶、条芩。气，加香附子、缩砂仁；痰，加姜制半夏调理。

丹溪固胎饮常堕胎者宜服之。

熟地黄五分[5]，归身、人参、白芍各一钱，白术钱半，川芎五分，陈皮一钱，条芩五分，甘草二分，黄连少许，黄柏少许，桑木上羊儿藤（七叶圆者，即桑络也[6]，寄生尤妙[7]）。

水二盏，糯米五七十粒，煎服。血，加阿胶。胎气痛，加缩砂仁。

薛山云：孕而多堕者，男子贪淫情纵，女子好欲性偏，兼以好食辛酸热物，暴损冲任，故有堕胎之患。其膏粱与藜藿妇人不同，欲之多寡故也。有一等妇人，有胎似乎无胎，痰气疼痛发热，医者不明脉理[8]，妄施耗气退热之剂，不知胎气宜养，病气宜攻，若有胎反用攻药，岂不误矣！故养胎者血也，护胎者气也，或有妇人小产太多，及至中年设法服药保全，但欲心不绝，其性情不

改，百凡上气，逆损冲任，因而殒命者有矣。故昔人有言：飞禽抱卵，走兽怀胎。物类尚能保全产育，人为万物之灵，反不及此，何耶？且小产甚于大产，瓜果生而摘之，岂不伤其枝蔓，养生可不慎哉？

又或问予曰：今妇人小产最多，往往服药保孕鲜有效者何也？予答曰：妇人纵欲，恣养口体，伤于冲任，故有堕胎之患。医家不审气血冷热，妄施归芎阿胶、艾叶香燥之药，因而堕者有之。永为则例者亦有之。世俗概用济生宝艾附等丸以为的当，殊不知前品乃湿热之药，助火消阴之剂，血热妄行，故漏胎之患必有。且如果品多生春夏，少结秋冬，既因血漏胎，反为寒治，必致误人。予特为此参出一方，药品虽少，其功甚大。但怀胎时，自知慎重避忌，服此药可以保全，遂名曰：千金保孕丸。

杜仲（去粗皮，以糯米煎汤拌匀，炒断丝）八两，烟尘续断（去芦）三两。

右二味为细末，以山药五两，作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米饮下。忌酒醋，戒恼怒。一方用枣肉为丸。

又云：胎堕，气血不足也。气不足，胎无所荣，血不足，胎无所养，荣养失宜，犹木枯果落。其间过伤怒气，劳佚动胎，内外冷热，伤于子脏，又当量轻重而治之。

《胎产须知》云：胎气不固，常小产，用四物汤加炒阿胶、炒黑香附、白术、黄芩、砂仁，糯米，水煎服。

密斋预防堕胎之方，莫有善于所集者。惟《金匮》当归散方，去川芎，用熟地黄，加阿胶、炙草，若常服之尤稳。更兼安胎丸，一名溯莲丸。

莲肉（去心）二两，白术二两，条芩二两，砂仁（炒）半两[9]。

共为末，山药五两，作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五十丸，米饮下。

妊娠漏胎

《要略》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间续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

芎劳、阿胶、甘草各二钱[10]，艾叶、当归各钱半，白芍、熟地黄各二钱。

水二盏，酒一盏，煎一盏，去滓，内阿胶，慢火煎，令胶烊[11]，顿服之。

丹溪云：有娠而血漏下者，属气虚血热，可服固孕之药，方见前胎产须知条。

河间二黄散

治胎漏下血。

生熟地黄等分[12]。右为末，煎白术、枳壳汤下二钱或钱半。

刘宗厚按《良方》论云：妇人有子之后，血蓄以养胎矣，岂可复能散动耶？所以然者，有孕而月信每至，是亦未必因血盛也。若谓荣血有风则经始始[13]，动以其风胜，则有此例。可见胎漏之因，非止一端也，治者宜扩充焉。

如血热胎漏者，用丹溪治漏下血方：

条芩五钱[14]，白术一两，砂仁（炒）、阿胶（蛤粉炒成珠）各三钱。

右为细末，每服二钱，艾叶汤下。

气血两虚，下血不止者，秘传当归寄生汤，水煎服。

当归、川芎、艾叶、白术各一钱，人参、寄生、川续断、熟地黄各二钱。

《良方》论妊妇全假血以养胎[15]，或因惊走，或从高坠下，

胃涉风邪，触忤神祟，以致下血，胎奔上心，腹中急动，或血从口出，皆是伤胎。其下血不止，胎上冲心，四肢厥冷，闷绝将死[16]者。

阿胶（炒）、艾各二两，青竹茹拳大[17]，白蜜二合。

右水六升，煮艾、竹茹至二升，去滓，入阿胶、白蜜，一二沸，待胶烊，分作三服。

妊娠下血如月信者，若至胞干，非特损子，亦损母矣。

芑（焙）、干姜（炮）各半两。

右为细末，酒调服三钱，日夜分三服。

立圣散

治妊娠下血不止，用鸡肝二具，以好酒一升，煮熟，共酒食大效。

密斋云：女子之血，在下为经水，在上为乳汁，一朝有娠，则经水不动，乳汁不行，聚于子宫，以养其胎也。故胎之有血，如鱼之有水，水深则鱼得活，水涸则鱼困矣。今有娠而腹下血，乃气虚血虚，胞中有热，不啻止之[18]，但恐血枯，子命难全，母亦随毙。法当用人参、白术以补其气，归芎以补其血，黄芩以清其热，生甘草以泻其火，阿胶以止其血，未有不安者矣。

注：

〔1〕枝枯则果落：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枝枯则叶落”。

〔2〕内火便动：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内水便动”。

〔3〕得保全而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得保全时生”。

〔4〕于理为多：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于里为多”。

〔5〕熟地黄五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熟地黄五钱”。

〔6〕“七叶圆者，即桑络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七个圆者，即桑落也”。

〔7〕真寄生尤妙：黄州理刑府固始祝昌辑、罗田知县昌鸣和校本为“真

寄尤妙"。

〔8〕医者不明脉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医者不察脉理"。

〔9〕砂仁(炒)半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砂仁(炒)两半"。

〔10〕甘草各二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甘草各一钱"。

〔11〕令胶烊：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令胶烊消"。

〔12〕生熟地黄等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生地黄、黄芩等分"。

〔13〕若谓荣血有风则经始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若谓荣血有风则经始动"。

〔14〕条芩五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条芩三钱"。

〔15〕全假血以养胎：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全赖血以养胎"。

〔16〕将死：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欲死"。

〔17〕拳大：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拳大一握"。

〔18〕不亟止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急止之"。

卷 之 八

胎动不安

凡二论、八方。

丹溪云：胎动者，因大逼动胎，逆上作喘，急用黄芩、香附之类，夫黄芩乃安胎之圣药。安胎饮，胎成之后，觉胎气不安，或腹微痛，或腰间作疼，或饮食不美，宜服。或五六个月，常服甚好，此丹溪方也。

白术、当归、白芍、熟地黄各一钱，人参、川芎、条芩、陈皮、甘草、砂仁、苏叶各三分。

生姜三片引，水煎。

密斋云：胎动不安，其因有七：或因坠跌举重，触动胎气者；或因纵欲无度，触动胎气者；或因七情失节，触动胎气者；或因误食辛热，触动胎气者；或因触冒寒暑，冲动胎气者[1]；或因修造移徙，触动胎气者；或因母多疾病，胎失其养，而不安者，当各求之，勿妄治也[2]。

如因自高坠下，或为重物所压触动胎气，腹痛下血，宜用安胎散主之。

缩砂不拘多少，和皮略炒，勿令焦黑，去皮取仁为末，以当归、川芎等分，水煎作汤调服。如觉胎中热，其胎即安矣。此方甚验[3]，大抵妊妇不可缺此，常服安胎易产。

如因夫妇贪欢，不知避忌，纵恣情欲，以致冲任伤损，触动胎元，胎动腹疼，或为漏胎者，宜如圣散主之。

鲤鱼皮(鲜者)、当归、熟地黄、阿胶(面炒为珠)、白芍药、川续断、川芎、炙草各等分。

水一盏，苎根少许，生姜三片，煎服。

如因喜怒忧思，恐俱失节[4]，触动胎气不安者，宜加减四物天香汤主之[5]。

当归、川芎、香附、陈皮、苏叶。

因于怒者，加黄芩、甘草、人参以缓其中，使肝气平。

因于忧者，加枳壳、大腹皮以理其气，使脾气平，饮食进[6]。

因于喜者，加黄芩、黄连、麦门冬以泻其火，使气平。

因于恐者，加茯神、益智以安其神，使肾气平，则胎自安矣。

如因恣食酒面，炙炒厚味，及误服辛燥毒药者，以致邪火薰蒸，胎动不安，宜加味枳壳汤主之。

枳壳半两，黄芩一两，白术一两，加黄连、黄柏各二钱(炒)，生甘草、青竹茹。

水煎服，三钱一剂。

如因起居不时，冲寒冒暑，动其胎者，宜《金匮》当归散加减。

因于寒者，加葱白、苏叶、生姜。

因于暑者，加黄连、人参、知母。

如因修方动土，移徙堆垛，触犯日月胎神，以致不安者，宜服前安胎散，更请道高者，于胎神所占之方[7]，作符使禳之。

如因母疾病，气衰血少，不能护养其胎，以致不安者，宜十圣散主之，即十全大补[8]加减也。

人参、白术、熟地黄、砂仁(炒)、黄芪各五分，炙草、川芎、归身、白芍(炒)各一钱，川续断八分。水煎服。

右以上胎动不安者，诸症如有腹痛下血者，各随就本方，加阿胶、艾叶。

妊娠聚积（附：鬼胎）

凡七论三方。

《六元正纪大论》帝曰：妇人身重，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王太仆云：故有坚大癥瘕，痛甚不堪，则治以破积愈痛之药，是谓不救必死，尽死救之，盖存其大也，虽服毒不死也，上无殒言母必全，下无殒言子亦不死也。

又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河间云：药之性味，本以治疾，诚能处以中庸，兴疾适当[9]，且如半而止之，亦何疑于攻治哉。

《要略》云：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者[10]，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下血者[11]，后断三月下血也[12]。所以血不止者[13]，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桂枝、茯苓、丹皮、桃仁（去皮尖，炒）、芍药各等分。

右五味，为细末，炼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如不止，加至三丸，温水下。

《脉经》云：设令宫中人，若寡妇无夫，曾夜梦寐，交通邪气，或怀作久癥瘕，急当治下。

斩鬼丹

治妇人鬼胎如抱壅。

吴茱萸、川乌头、白姜蚕（炒）秦艽、柴胡、巴戟（去

心）、巴豆（不去油）、芫花各一两。

右为末，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七丸，蜜酒吞，取去恶物，即愈。

寸口脉洪而涩，洪则为气，涩则为血，气动丹田，其血则漏[14]。涩则于下，胎冷若冰，阳气活胎，阴气必凝，故必阴阳，其下心僵[15]，假令阳经畜血若杯（阴为死血，阳为畜血）。

问：妇人双胎，其一独死，其一独生，医其生，下其死者，其病则愈。然后竟免躯，何脉以别之。师曰：寸口脉卫气平和，荣气缓舒，阳施阴化，精盛有余，阴阳俱盛，故知双胎。今少阴微紧，血则浊凝，经养不周，胎则偏大，少腹冷满，膝胫疼痛，腰重起难，此为血理。若不早去，害母失胎，宜芎归汤。

川芎、当归各等分。

为末，每服三五钱，加苏叶数茎，酒水合煎。死者即下，未者即安[16]。

妊娠恶阻

凡三论五方二案。

恶阻者，谓有娠而恶心，阻其饮食也。按《内经》精化于气，气伤于味。注云：精肉内结，郁为秽腐，攻胃则五味居然[17]不得入也。女人身重，精化百日，皆伤于味也。其斯恶阻之谓欤。

妊娠平日喜怒忧思，七情气滞，以致中脘伏痰留饮。有娠之后，经血既闭，饮血相搏[18]，气不宣通，遂使心下愦闷，头旋眼花，四肢倦怠，恶闻食气，喜啖咸酸，多卧少起，甚则吐逆，不自胜持。调治之法，顺气理痰，自然安矣。肥人是痰，瘦人是热。

密斋云：妊娠恶阻者，乃怀孕之常病，不须服药。惟平日脾胃虚弱，饮食少者，必呕吐大甚，饮食不入者，恐伤胃气[19]，有

害胎元，必须治之。然治此者，必用半夏，半夏有动胎之性，必须制用，炒过无妨。

如肥人恶阻，旋覆花汤主之。

旋覆花、川芎、细辛（减半）、人参各一钱，白茯苓、半夏（姜制）、归身、陈皮各二钱，干姜（炮）五分，炙甘草一钱。

分作二服，生姜五片，煎服。

又方（加味二陈汤，一名小茯苓汤）

陈皮、白茯苓各四钱半，半夏（姜制）三钱，白术二钱四分，炙草一钱。

右㕮咀，分作二服，水二盏，姜五片[20]，乌梅一个，煎八分服。

瘦人恶阻，宜人参橘皮汤主之（一名竹茹汤，一名参补饮）。

橘皮、茯苓各二钱，人参、麦冬、白术、厚朴（姜制）、炙草各一钱，竹茹鸡子大一团。

水碗半，姜五片，煎服。

又方

用白术二两，条芩一两，砂仁（炒）五钱。

为末，神曲糊丸，白汤下。

如呕吐不已者，恐伤胃气，宜钱氏异功散加藿香主之。

白术、陈皮、茯苓各一钱，藿香叶、人参、砂仁各五分，炙草三分。

水盏半，姜五片，煎服，或神曲为丸服，尤妙。

一妇孕两月，呕吐头眩，医以参、术、川芎、陈皮、茯苓服之愈重，脉弦，左为甚，此恶阻病，必怒气所激，问之果然。肝气既逆[21]，又挟胎气，参术之补，大非所宜，以茯苓汤、抑青丸二

十四丸，五服稍安。脉略弦，口苦干，食即口酸，噫其膈间，滞气未尽行，以川芎、陈皮、栀子、生姜、茯苓煎汤下抑青丸，至十五粒而愈。但口酸易饥，此肝气未平，以热汤下抑青丸。愈后两手脉平和，而右甚弱，此时肝气既平，可用参术以防之[22]，服一月而胎不堕，此丹溪治例也。

徽州商人吴俨妻汪氏，年三十余，末子二岁，正食乳，经水未行，一日因与夫争言激怒[23]，得呕逆病，食入随吐，凡所食物，鼻中即作其食臭，请过二医，俱用反胃之药，治之不效，请予治之，其脉左三部沉实搏手，右三部脉平。予曰：此有孕脉也，当生二男。汪曰：我生过三子，皆三岁而后娠，今小儿方二岁，经又未动，不是娠也。只因与我官人讲口，便有此病。予曰：身自有娠，且不知之，况医人乎，宜其服药而不效。盖怒伤肝，肝传心，诸臭皆属于心；心传脾，故随所食之物，即作其物气[24]出也。呕逆食臭，皆肝心二脏之火炎上之象也，以黄芩一两，黄连、白术、陈皮、香附（童便炒黑）、白茯各五钱，砂仁（炒）二钱。共为末，神曲糊丸，绿豆大，每五十丸，白汤下，未五日而安，后生双男。

注：

〔1〕"或因触冒寒暑，冲动胎气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或因冲寒冒暑，触动胎气者"。

〔2〕勿妄治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勿一概妄治也"。

〔3〕此方甚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此方甚效"。

〔4〕"如因喜怒忧思，恐惧失节"：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如因喜怒忧惧，思恐失节"。

〔5〕宜加减四物天香汤主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宜四物天气散加减用之"。

〔6〕"使脾平，饮食进"：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平其脾气，进其饮食"。

〔7〕之方：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方位"。

〔8〕十全大补：汉阳忠信堂校注本为“十全大补汤”。
〔9〕与疾适当：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与药适当”。
〔10〕胎动在脐者：《金匮要略》原文为“胎动在脐上者”。
〔11〕胎下血者：《金匮要略》原文为“胎也，下血者”。
〔12〕三月下血也：《金匮要略》原文为“三月衄也”。
〔13〕血不止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经不止者”。
〔14〕湿：《脉经》为“温”。
〔15〕其下心僵：《脉经》为“其下必僵”。
〔16〕未者即安：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生者即安”。
〔17〕居然：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二字。
〔18〕饮血相搏：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痰血相搏”。
〔19〕恐伤胃气：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必伤胃气”。
〔20〕姜五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姜三片”。
〔21〕肝气既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胎气既逆”。
〔22〕可用参术以防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可用参术以补之”。
〔23〕激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二字。
〔24〕即作其物气：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即作其臭气”。

卷 之 九

妊娠子悬

凡五论二方一案。

妊娠五六个月以后，胎气不和，上凑心腹，胀满疼痛者，谓之子悬。宜严氏紫苏饮主之。

紫苏、大腹皮、陈皮、川芎、白芍、当归各六分，人参、甘草各三分，姜三片，葱五茎。

水煎，空心服，亦治七情过伤，胎动不安之病。

蔡元度宠人有孕，夫人怒欲逐之，遂成此疾。医官王师复处香术散，用莪术(煨)三钱[1]，丁香一钱，甘草三分。共为细末，分作三服，空心，盐汤调，觉胸中如物推下之状而愈。

古庵云：妇人忿怒，忧思过度，以致胸腹之间气刺满痛，此言良是。盖妇人上有舅姑丈夫，事触物忤，不能自决，而忧思忿怒，沉郁于中。丹溪云：气郁成火，火载胎下[2]，荣卫不通，则心腹之间，胀满疼痛俱作也，宜矣。

妊娠子上冲心昏闷，刺巨阙穴，在鸠尾下一寸是，下针令苏不闷，次补合谷，泄三阴交，胎应针而落[3]，如子手掬心，生下子有针痕，顶母心，向前人中，有针痕，向后枕骨，有针痕是。

辨云：按十四经发挥云[4]：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齐鸠尾，后齐十二椎，周围著脊所遮膈，令浊气不使上薰心肺，是心在膈上也。妊娠之妇，若子上冲至膈，则儿之在腹，指未能执物，尚坚握而不伸者，又有胞衣裹之，岂能破膈握心哉。心为一身之主，

神明出焉，不容小有所犯，岂有破冲掬而不死哉。盖以其上冲近心，故云尔，如胃脘痛，日心痛之类是也，学者不可以辞害意。

密斋云：五脏系皆通于心，而心通五脏系也，故胞门子户上通心系，胎气和则安静而不动，胎气不和则伸缩转动，牵拽其系而心痛也，如物悬坠之状，名曰子悬。

妊娠子烦

凡七论九方。

妊娠四月六月，多苦烦闷，盖四月属少阴君火以养精，六月属少阳相火以养气，所以如是，又有不在此两月分，而苦烦闷者，由将息失宜，七情感伤而然也，名曰子烦。

密斋云：子烦之症，皆属于热，有虚有实，更宜分十二经养胎之月，各随其脏气治之，此吾家传之秘，群书未载。

如妊娠食少气弱者，此虚烦也，宜麦门冬散主之。

麦门冬、白茯苓、防风各一分[6]，人参半钱。

水一盏，姜三片，淡竹叶十片，煎七分服。

妊娠气实体壮者，此实烦也，宜竹叶汤主之。

白茯苓、防风、麦门冬、条芩、知母各一钱，淡竹叶十片。

水煎服。

如初受胎一月二月，此足厥阴肝、少阳胆二经之脉所养也。此时精血混合，胞胎融结[6]，肝胆气逆，使人烦闷不安，呕吐恶阻，柴胡汤主之。

柴胡一钱半，赤茯苓、麦冬、条芩各一钱，人参、橘皮[7]、甘草（炙）各五分。

水盏半，生姜三片，煎八分，温服。

如妊娠三月四月，手心主包络、少阳、三焦三经之脉所养。

二经皆腑相火，其气逆，令人烦闷不安，口干舌燥，加味竹沥汤主之。

淡竹沥一合，黄芩、麦冬、知母各一钱，白茯苓钱半。

右㕮咀，水二盏，八炒黄柏三分，煎一盏，入竹沥再煎一二沸服。

如妊娠五月六月，此时属足太阴脾、阳明胃经之脉所养。若因饮食劳倦所伤，以致气逆，令人腹胀烦闷不安者，和胎饮主之。

白术、白茯苓、条芩各一钱，厚朴（制）、麦冬、枳壳（炒）各五分，甘草二分[8]。

水煎，食远服。

如妊娠七月八月，此时受手太阴肺、阳明大肠二经之气所养，若因形寒、饮冷所伤，以致气逆，令人喘咳烦闷不安者，知母饮主之。

白茯、黄芩各二钱半，知母、麦冬、炙草各一钱六分，桑白皮、地骨皮各一钱。

分二帖，水二盏，煎一盏，入竹沥一合，再煎一沸服。

如妊娠九月，属足少阴肾经脉养。此时胎形俱足，如有烦闷不安者，乃胎肥作热也，宜芩术枳壳汤主之。

条芩钱半，白术、枳壳（炒）各一钱，生甘草五分，淡竹沥[9]十二片。

煎、空心服。

妊娠子满

凡二论一方一案。

妊娠至七八个月，此时受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之气已足，

形体俱成，毛发渐生，其妇奉养本厚，安居太过，胎元肥壮，湿热内盛、腹大如鼓，腹满下坠，逼迫子户，坐卧不安，谓之子满。经云：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诸气膹郁，皆属于肺，宣东垣和气饮主之。

白术、黄芩各钱半，大腹皮、枳壳（炒）各一钱，
苏叶茎、砂仁（炒）各五分，炙草三分，水煎[10]。

徐太和之妻，娠八月，得子满病。他医作子悬，治不效，腹满转甚，胎坠下迫[11]，玉门大张，胞形外露，但伸卧不能坐[12]，势危，请密斋师治之。诊其脉，两手俱大坚搏手，谓其夫曰：令正病无害，乃双胎也。胎肥气弱，不能束约，故下坠耳，用束胎和气饮主之，加人参一钱，升麻（炒）三分，服三剂，胎腹上而安，后生一男一女。

《要略》云：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小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13]。当以附子汤温其脏（方未见）。

妊娠子肿（一名子气）

凡三论五方二案。

戴氏云：子肿者，谓夫人手足或头面通浮肿者是也。

《济生方》云：曾有娠妇，腹胀，小便不利，吐逆，诸医杂进温胃宽气等药，服之反吐，转加胀满凑心，诊之胎死也。久服下死胎药不能通详，因得鲤鱼汤，其论曰：妊娠遍身肿满，或心胸急胀，名曰胎水，遂去妇人胸前看之，胸肚不分，急以鲤鱼汤三五服，大小便皆下恶水，肿消胀去，方得分娩死胎，可谓更生之人矣。此症盖怀娠腹大，不自知觉，人人皆谓胎娠，如此终不知胎水之患也。故著此论，以谕后人，当自省察。

三因鲤鱼汤

专治妊娠腹胀，胎有水气腹胀。

白术五两，白芍、当归各三两，白茯四两。

右剉细，鲤鱼一个，不拘大小，破洗鳞腹，白水煮熟，取汁，去鱼不用，每服四钱，鱼汁盏半，姜七片，橘皮少许，同煮七分，空心服。以胎水去尽为度，一方加人参、泽泻。

丹溪治一妇人，三十八岁患有娠水肿，鲤鱼汤加五苓散治之愈。

《要略》云：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宜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一升[14]，茯苓三两。

右二味，杵为末，米饮服一钱，日三服，小便利为度。

娠妇面目虚浮，肢体肿如水气者，仝生白术散主之。

白术一钱，生姜皮、大腹皮、白茯苓皮、陈皮、桑白皮各五钱。

右咬咀，浓磨木香汁半盏，同煎八分，去渣温服。

如娠妇三月，成胎之后，两足自脚面渐肿腿膝以来[15]，行步艰辛，伏似水气[16]，至于脚指间有黄水出，又名子气，天仙藤散主之。

天仙藤（即青木香苗茎也，洗、略炒）、香附（炒）、陈皮、甘草（减半）、乌药各等分，木瓜三片，木香等分。

水盏半，姜三片，煎服。

密斋云：娠妊七八月后，两脚肿者，未可医治，至产后其肿自消。如两脚肿甚者，宜白术茯苓散主之。

白术、白茯苓各二两，防己、木瓜各三两。

右为细末，每服一钱，食前沸汤调下，日三服，肿消止

药[17]

注：

〔1〕莪术（煨）三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莪术（煨）二钱”。

〔2〕火载胎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火载胎上”。

〔3〕胎应针而落：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胎应针而下”。

〔4〕按十四经发挥云：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按十难经发挥云”。

〔5〕防风各一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防风各一钱”。

〔6〕胞胎融结：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胞胎凝结”。

〔7〕橘皮：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药。

〔8〕甘草二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甘草三分”。

〔9〕淡竹沥：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淡竹叶”。

〔10〕水煎：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水一盏，煎八分服”。

〔11〕胎坠下迫：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胎气下迫”。

〔12〕但伸卧不能坐：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但仰卧不能坐”。

〔13〕子脏开故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子脏闭故也”。

〔14〕葵子一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葵子一斤”。

〔15〕两足自脚面渐肿腿膝以来：汉阳忠信堂本为“两足自脚面自起腿膝以来”。

〔16〕伏似水气：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状如水气”。

〔17〕肿消止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肿消为度”。

卷 之 十

妊娠伤寒

凡十五论十二方

丹溪活套：妇人胎前感冒风寒，头痛发热，或身体疼痛，用四物汤合小柴胡汤[1]，或更加细辛、白芷、羌活、防风等药。

河间云：大抵胎病天行从增损柴胡汤，杂症从增损四物汤。然春夏须从柴胡，秋冬必用四物，药性寒热，病症虚实，不可不察也。又云：治产前寒热，小柴胡汤去半夏，谓之黄龙汤。

密斋云："妊娠伤寒，专以清热安胎为主，或汗，或下，各宜随其五脏表里所见脉症主治，勿犯胎气。故在表发汗，以香苏散为主方；半表半里则和解之，以黄龙汤为主方；在里则下之，以三黄解毒汤为主方，此吾家传之秘，治人甚多，如古方六合汤，虽分治详明，犹不及此切当。

凡妊妇伤寒[2]，勿论日数，但见恶寒头痛者，宜香苏散主之。

紫苏叶二钱，香附子（炒黑）二钱，陈皮一钱，甘草五分。生姜三片，葱五茎。

水煎服。

头疼加川芎、白芷各一钱，名芎芷香苏散。

假令得肝脉，其外症善洁面青，善怒，其三部脉俱弦而浮，恶寒，里和，谓清便自调也。本方加羌活、防风各一钱，谓肝主风，是胆受病也。

假令得心脉，其外症面赤口干，善笑，其三部脉俱浮而洪，

恶寒，里和，谓清便自调也，本方加黄芩、石膏各一钱五分，谓心主热，是小肠受病也。

假令得脾脉，其外症面黄善噫，善思。其尺寸脉浮而缓，恶寒，里和，本方加白术、防己各一钱五分，谓脾主湿，是阳明受病也。

假令得肺脉，其外症面白善嚏，善悲不乐，欲哭，其尺寸脉俱浮而涩，恶寒里和，本方加黄芪、防风各一钱，谓肺主燥，是太阳受病也[3]。

假令得肾脉，其外症面黑，善恐，其尺寸脉俱浮而濡，恶寒，里和，本方加附子(炮)一钱[4]，谓肾主寒，是膀胱经受病也。附子犯胎，用吴茱萸温之可也。

河间云：解利伤寒，不问何经所受，紫苏皆能解之[5]，谓不犯各经之受病，虽不能解尽，亦无坏症，羌活汤尤益益妊妇[6]。

羌活二钱，防风、川芎、黄芩、甘草(炒)各一钱[7]，
细辛三分半，白芷一钱，白术(无汗用苍术)钱半。
水煎服，无时。

其妊妇伤寒，得之五三日后，有恶寒发热，内有烦渴引饮，小便赤涩之症，此邪在半表半里也，宜黄龙汤主之。

柴胡二钱，黄芩钱半，人参一钱，甘草一钱，姜枣引。
水煎服。

如寒热往来，无汗口干，加干葛二钱，去枣，入葱白三根，煎服。

如头疼不止，加川芎、白芷各一钱，去枣，加葱白三根。

如发热有汗，口渴，加白术，瓜蒌根各一钱五分。

如脉浮大有力，大热大渴，本方合人参白虎汤，去姜枣。

如心烦不得卧，本方加白茯苓、麦门冬各一钱。

如呕哕，本方加半夏(制)、白茯苓各一钱，去枣。

如胸胁满痛，加枳壳(炒)、香附子(炒黑)、川芎各一钱。

如大便秘结，本方初加大黄五分。得利则止，不利加一钱，以利为度。

其妊妇伤寒五六日后，表邪悉罢，并无头疼、恶寒之症，止烦躁发热，大渴，小便赤，大便秘，或利下赤水，六脉沉实，此病邪在里也。宜三黄解毒汤主之。

黄芩、黄连、黄柏、栀子仁、大黄各等分。

水煎服，更随五脏脉症加减。

假令得肝脉，其内症烦满消渴，溲便难，尺寸脉沉弦有力，是肝经本脏受病也，本方加当归一钱五分，甘草五分，倍山栀仁。

假令得脾脉，其内症腹胀满，谵妄，其脉沉缓有力，是脾经本脏受病也。本方加枳实(炒)、厚朴(姜汁炒)各一钱五分，倍大黄。

假令得心脉，其内症烦躁，心痛，掌中热而哕，尺寸脉沉数有力，此心经本脏受病也，本方加麦冬一钱，竹茹一团，倍黄连。

假令得肺脉，其内症喘咳胸满[8]，尺寸脉沉涩有力，是肺经本脏受病也。本方加莱菔子(炒)一钱，桔梗五分，倍黄芩。

假令得肾脉，其症如下重足胫寒而逆[9]，尺寸脉沉而石，是肾经本脏受病也。本方加干姜(炮)五分，熟地黄一钱五分，倍黄柏。

其妊妇伤寒发汗后，汗流不止[10]，胎气损者，加减当归六黄汤主之。

归身、黄芪(炙)、生地黄、黄芩、白术、阿胶珠[11]、炙甘草各半分，浮小麦一撮。

煎汤，每五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

其妊妇伤寒下后，协热而利不止，胎气损者，宜加味黄芩

汤。

黄芩二钱，白芍、白术、白茯苓、炙甘草、阿胶[12]各一钱。

水盏半，煎一盏，后入阿胶，再煎八分服。

其妊妇汗下后，热不除者，虚也。加味竹叶汤主之。

人参、麦冬、炙甘草、阿胶、生地黄各一钱，水竹叶十二片，粳米合引[13]。

其妊妇伤寒差后复发热者，宜黄龙汤合四物汤主之。因于食者，本方加枳实。

其妊妇伤寒热极发斑，状如锦纹者，宜四物汤去川芎，加黄芩[14]。合化斑汤主之。

化斑汤

人参、知母、石膏、玄参、大青叶、甘草。

水煎服。

其妊妇热病护胎法，若妊娠感非时之邪，热毒之气，侵损胞胎，遂有动胎漏血，至害子母之命[15]，用白药子不拘多少，为末，以鸡子清调，摊于纸上，如碗大，贴脐下胎存处，干则以温水润之。又方以灶心土，研细，水调涂脐下，干又易之。又方以井底泥敷心下，令胎不伤。又方以干浮萍、朴硝、大黄(炒)、蛤粉、板蓝叶，共为末，水调贴脐下，安胎，解燥热和脏腑。

其妊娠值天行热病壮热，百节疼痛，不急治，即堕胎。

柴胡、知母、石膏、干葛各六钱，大青叶八钱，栀仁一两，升麻八钱。

葱白切半盏，水八七盏，煎三盏[16]，分四服，服之。

其妊娠热病六七日，极者伤胎[17]，儿死腹中，身冷不能自出，须用暖胎药，服黑神散，温酒调服，胎暖自出。详此不若用催生汤[18]。

苍术二两，桔梗一两，橘仁六钱[19]，白芷、桂心（去皮）各二钱，炙草二钱，干姜（炮）、当归、厚朴（制）、芍药、半夏（洗）、川芎、枳壳（炒）各四钱，杏仁、木香各一钱。

水煎，姜枣为引。

妊娠霍乱

一论一方。

霍乱者，阳明经病之别名也。阳明者，胃也。盖因平日五味肥脓[20]，腐积成痰，七情菀结，气盛为火，停蓄胃中，乍因寒热之感，邪正交争，阴阳相混，故令心腹绞痛，吐利并作，挥霍变乱，故名霍乱。如邪在上胃脘，则当心而痛，其吐多。邪在下脘[21]，则当脐痛，其利多。邪在中脘，则腹中痛，吐利俱多。吐多则伤气，利多则伤血，血气受伤，不能护养其胎。况邪气鼓击，胎气震动，寿未有不殒者矣[22]，此危恶之症[23]，不可不亟治也[24]。宜前香苏散加藿香叶治之。香苏散一剂，加藿香叶、缩砂仁（炒）各五分。

如转筋加木瓜一钱，胎动不安加白术一钱五分。

如夏月得之，加黄芩一钱五分，黄连一钱，香薷二钱。

如冬月得之，加人参、白术各一钱，干姜（炮）五分。

妊娠风痉（又名子痫）

一论三方一案。

痉，俗作痓，乃太阳膀胱病之别名也。论曰："妊娠中风，颈项强直，筋脉挛急，言语蹇涩，痰涎壅盛，或发搐不省人事，名曰子痫，亦有临月发风痓，或晕闷倒地不识人，吐逆如痫，亦名

子痫，治各有方。

其因中风，腰背强直，时复反张无汗者，宜防风葛根汤主之。

防风、葛根、生地黄、川芎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麻黄（去节）各一钱半[25]，桂枝少许，独活、甘草、防己各一钱。

右咬咀，分二贴，每贴水盏半，煎麻黄去上沫，入诸药煎八分，温服，以安为度，不安连服勿间。

其有汗者，或发搐不省人事者，宜羚羊角散主之。

羚羊角（镑）、川独活、酸枣仁（炒）、五加皮各一钱半，薏苡仁、防风、当归各五分，川芎、茯神、杏仁（去皮尖）各四分，木香、甘草各二分半。

水盅半，姜三片，煎服如上法。

其临月发者，宜葛根汤主之。

干葛、贝母、陈皮、防风、防己、当归、白茯苓、川芎、桂枝、泽泻、人参、独活、石膏、炙甘草各等分。

每贴七钱，水二盏，煎八分，不拘时服。贝母令人易产，未临月者，用升麻代之。

密斋师在郧阳时，值郧阳知县一婢，临月患此病，口眼㖞斜，腰背反张，不省人事而手足挛曲，请师治之，用黄连解毒汤方，加朱砂末，斡开口灌之，稍定，其夜生一男。主谢曰：以一剂之药，活二人之命，其功大矣。产后病，尤昏迷不醒，以七珍汤与之，即安。

注：

〔1〕小柴胡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小柴胡汤治之”。

〔2〕凡妊妇伤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凡妊娠伤寒”。

〔3〕是太阳受病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是大肠受病也”。

〔4〕加附子（炮）一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加熟附子一钱”。

〔5〕紫苏皆能解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紫苏仗能解之”。

〔6〕羌活汤尤益益妊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羌汤尤益益妊妇”。

〔7〕甘草（炒）各一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甘草（炒）各一钱二分”。

〔8〕喘咳胸满：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喘咳腹满”。

〔9〕其症如下重足胫寒而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其症足胫寒而逆”。

〔10〕汗流不止：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汗漏不止”。

〔11〕阿胶珠：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阿胶”。

〔12〕阿胶：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阿胶珠”。

〔13〕粳米合引：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粳米一合引，水煎服”。

〔14〕加黄芩：汉阳忠信堂校正本无此句。

〔15〕致害子母之命：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三害子母之命”。

〔16〕“水八，七盏，煎三盏”：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水八、七盏，煎四盏”。

〔17〕极者伤胎：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剧者伤胎”。

〔18〕详此不若用催生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评此不若用催生汤”。

〔19〕橘仁六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陈皮六钱”。

〔20〕盖因平日无味肥脓：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盖日斗已滋味肥脓”。

〔21〕邪在下脘：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在胃脘下”。

〔22〕寿未有不殒者矣：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命未有不殒者矣”。

〔23〕此危恶之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此危恶之候”。

〔24〕不可不亟治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可不急治也”。

〔25〕麻黄（去节）各一钱半：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麻黄（去节）各二钱半”。

卷 之 十 一

妊娠心腹腰诸痛

凡三论九方。

妊娠以安静为贵，但有心腹诸痛，便是胎气不和，此胎气之为母病者也。若因饮食不调，恼怒不已，或素有痰气，发作无时者，此母病之害其胎气者也，须分治之。

丹溪云：凡心气诸痛，不可用参术补气，其痛愈甚。师谓治诸心腹痛者，用香苏散加砂仁最妙。

其二三月娠，忽心腹腰痛不安者，此肝气不和也。

当归二钱，阿胶珠二钱，炙草一钱，葱白四钱。

水煎服。

其四五月娠，忽心腹绞痛者，此心气不和也。

大枣（烧令黑）十四个，盐（煅）一钱。

为末，取一撮许，酒调服愈。

其妊妇心痛，气欲绝者，火龙散主之。

艾叶末（盐炒）一两半，茴香（炒）、川楝子（去核）各二两。

右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七分，食后服。

其妊妇腹中绞痛，心下急痛者，当归芍药汤主之。

白芍药四两，当归三两，白茯苓一两，泽泻一两，川芎二两，炙草二两。

共为细末，每服三钱，食前温酒调服，蜜丸亦可。

其妊娠无故下血，腹痛不可忍，或下黄汁，如漆水，如豆汁。

野葛根（炒）[1]、金银花各一两。

酒水各一盏，煎服。

其妊妇素有冷气，心痛如刀刺及腹痛者，加减当归散主之。

当归、香附（炒黑）、川芎各三两，青皮二两，吴茱萸（泡七次）半两。

右为末，温酒调一钱，服无时。

其妊妇腰痛不可忍者，通气散神效。

破故纸不拘多少（瓦上炒令香）。

右为末，嚼胡桃肉半个，空心，温酒调服二钱。

其有因于七情者，前方香苏散内加砂仁、木香各五分。

其因于饮食者，香苏散加白术、枳实各一钱，砂仁五分。

妊娠痎疟

凡一论四方。

疟者，苛毒苦恼之名也，寒则凛凛，汤火不能御，热则蒸蒸，冰雪不能解，所谓来如风火，去似微尘，易受而难退也。有孕之妇，岂堪忍受。方其初得，急驱逐之，及其久也，须和解之，勿犯胎气，勿伤胃气，此治之之大要也。

初病之时，小柴胡合四物汤以解之，解之不退，宜常山饮截之。

知母、川常山各二钱，炙甘草一钱，乌梅二钱。

桃枝七寸，酒水各盅半，煎，露一宿，发日五更温，面东服，如吐勿忌。得吐即愈。

其疟久不可再截，只以补脾和胎为主，宜加减异功散主之。

人参、白术、白茯苓、炙甘草、陈皮、当归、黄芩、柴胡等分。

右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日三服，得汗而解，或加九肋鳖甲作丸，服之尤妙。

如寒多热少者，驱邪散主之。

良姜(炒)、白术、草果仁、藿香叶、陈皮、缩砂仁、白茯苓各五分，炙甘草二分[2]，姜五片，枣一枚。

煎服，不拘时，又治食疟。

如热多寒少者，加味白虎汤主之。

生地钱半，黄芩、麦冬、人参、知母、葛根各一钱，石膏三钱，甘草五分，乌梅半个。

水煎，亦治暑疟。

注：

〔1〕野葸根(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野草根(炒)"。

〔2〕炙甘草二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炙甘草一分"。

卷 之 十 二

妊娠吐泻

凡二论五方。

吐利并作者，霍乱也。常吐者，恶阻也。治法在前。惟忽然呕吐者，勿认恶阻，须详审之。如吐清水，同食物出者，寒也，宜理中汤主之。

人参、白术各一钱，炙草三分，干姜五分[1]，藿香叶五分。

水盏半，入姜汁一匙服。

如吐酸水同食物出者，热也。宜加味二陈汤主之。

陈皮钱半，白茯苓、半夏（炒）各一钱，甘草三分，黄连（姜汁炒）、吴茱萸（炮，去皮）三分。

水盅半，姜五片，煎服。

妊娠多食瓜果生冷，及当风取凉，则令胎冷，腹胀虚疼，肠内虚鸣，脐下冷痛，大便滑泻[2]，宜安胎和气饮主之。

诃子（曲裹煨，去核）、白术各二钱，陈皮、良姜（炒）、木香、白芍（炒）、陈粟米（炒）、炙草各钱半。

分二贴，水二盅，姜五片，煎服。

如泻久不止，恐其伤血，无以养胎，宜加减八珍汤主之。

人参、白术、白茯苓、炙草、当归、生地、白芍、阿胶各等分。

水二盅，煎一盅，入阿胶煎八分，食前服。如不止，兼服三物桃花丸。

赤石脂、白龙骨等分，干姜（炒焦）减半。

右为末，粥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或五十丸，米饮送下。

妊娠痢疾

一论五方一案。

病属湿热，努责之时，胃气下陷，胎气坠，不亟治之，恐其伤胎。

初病腹中胀痛，里急后重，宜下之，三黄解毒汤主之（方见前）。

腹中微痛，里急后重，用河间行气则后重自除，养血则下利自止，法宜芍药汤主之。

白芍一钱，当归、黄连各五分，槟榔二分，木香二分，肉桂少许[3]，大黄三分，黄芩一钱，炙草二分。

右咬咀，水盏半，煎八分，食前服。又芍药蘖皮丸常服。

白芍、黄柏各二两，黄连、当归各半两[4]。

右为末，水丸，小豆大，每五十丸，陈米饮下。

大抵妊娠痢疾，以清热解毒为主，此治湿热之圣药也。

妊娠下利赤白，肠鸣后重，谷道疼痛，宜黄连阿胶丸主之。

黄连、阿胶（炒）、砂仁、当归、白术各一两，干姜（炒）一钱五分，枳壳（炒）五钱，炙甘草三钱。

右为末，盐梅肉三两，入少醋，同杵丸，陈米汤下。

妊娠下痢脓血，状如鱼脑，小腹绞痛难当。

地榆、黄连、阿胶（另煎）、酸石榴皮等分。

水煎。

临产痢疾，用栀子烧存性，为末，空心，热水调下一匙，者不过五服，或用四物汤调枳壳散服，效。

罗田典史熊镜妻有妊，先于五月病热，请女医朱廷和治之，变疟。又请壬子举人万元献治之，加痢，至八月疟痢并作，请师调治。诊其脉，左手沉实有力，右脉浮大而虚，乃男娠内伤病也。用补中益气汤加条芩、倍白术。连进十余剂，疟痢俱止，后以胡连丸调理而安，次年春果生一男。

妊娠喘嗽

凡一论四方。

妊娠喘嗽，当分二症。有风寒外感者，有胎气内壅者，须详审之。其风寒外感者，必发热，鼻塞声重。初病之时，宜发散之，桔梗散主之。

天门冬、白茯苓各一钱，人参、杏仁（去皮尖）、甘草、桑白皮（蜜炙）、紫苏叶、桔梗各五分，麻黄（去节）七分。

姜三片，水煎。

久嗽不止[5]，谓之子嗽，引动胎气，胎必不安，宜紫菀汤主之。

天门冬、紫菀各二钱，桔梗五分，甘草、杏仁（去皮尖）、桑白皮（蜜炙）各二分半，防风五分。

右㕮咀，水二盏，竹茹一团，煎八分，入蜜半匙[6]，再煎一沸服。

如服上药不止，或痰中有血者，宜门冬清肺饮主之。

天冬、麦冬各一钱，桑白皮（蜜炙）、杏仁（去皮尖）、黄芩、五味子、阿胶、桔梗各五分，甘草五分，苏叶五分，乌梅肉半个[8]。

水煎服。痰甚加陈皮五分，淡竹沥一合。有血加生地黄一钱，大蓟根、茅根汁各一二匙。

妊娠七八月以后，受肺与大肠之气，胎气壅盛，咳嗽喘急，宜马兜铃散主之。

马兜铃、枳壳(炒)、桔梗、甘草、大腹皮、陈皮、苏叶各一钱，五味子七粒。姜三片。

水煎。

妊娠子淋(附：不禁)

凡三论六方。

子淋之病，当分二症：一则妊母自病，一则子为母病。然妊母自病，又分二症：或服食辛燥因生内热者，或自汗自利津液内燥者。其子为母病，亦分二症：或胎气热壅者，或胎形迫塞者。症既不同，治亦有别，大抵热则清之，燥则润之，壅则通之，塞则行之，此治之之法也。

妊妇奉养太厚者，喜食酒面，炙煿辛燥之物，以致内热，小便赤涩作痛者，宜加味木通汤主之。

木通、生地黄、赤芍、条芩、甘草梢等分，淡竹叶十二片。

水煎服。

妊妇尝病自汗，或因下痢后，小便短少不痛者，此津液不足也。

麦冬、通草、滑石各三钱，当归、甘草各五钱，人参、细辛各一钱。

右为细末，每服二三钱，灯芯煎汤，空心服。

妊妇素淡滋味，不嗜辛酸，病小便赤涩而痛者，此胎热也，宜冬葵子汤主之。

冬葵子一两，赤芍、条芩各半两，车前子、赤茯苓各三钱。

右为末，每二钱。米饮调服，不拘时。如小便不通，恐是转胞，加发灰少许极妙。

妊娠八九月，胎形肥硕，小便短少，小腹胀，身重，恶寒，起则眩晕欲倒，此胎气迫[8]塞膀胱之气不行也，宜大腹皮散主之。

枳壳（炒）、大腹皮、甘草（炙）各三钱，赤茯苓二钱。

右为末，每服一钱，浓煎，葱白汤下，不拘时，一方有黄芩一钱。

一妊妇淋沥，小便不通，医作转胎治之不愈，后用槟榔，赤芍药二味研末，顺取长流水煎汤，调服效。此方治男妇一切血淋，及淋涩水道疼痛，用之无有不效。

妊妇九个月以后，多小便不禁者，胎下坠也。

凡见小便频数，或自出不觉，其势将产，不须治之。

如九个月已前，遗尿不知出者，此病也。用真桑螵蛸十二个，炙焦，为末，空心米饮调下。又方用白薇、白芍药等分，为末，酒调，方寸匕，日三服。

《要略》云：妊妇小便难，饮食如故，归母苦参丸主之。

当归、贝母、苦参各四两。

右为末，炼蜜丸，如小豆大，米饮下，三丸加至十丸。

妇人怀胎有伤，腹满不得小便，从腰以下重，如有水气状，怀身七月，太阴当养不养，此心气实，当刺泻[9]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

注：

〔1〕干姜五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炮姜五分”。

〔2〕大便清泻：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大便清泄”。

〔3〕肉桂少许：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肉桂一分”。

〔4〕当归各半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当归各两半”。
〔5〕久嗽不止：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久嗽不已”。
〔6〕入蜜半匙：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入蜜一匙”。
〔7〕乌梅肉半个：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乌梅肉五个”。
〔8〕此胎气迫塞：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此胎气逼迫”。
〔9〕刺泻：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治泄”。

卷 之 十 三

妊娠转胞

仲景曰：妇人本肌肥盛，头举自满[1]。反羸瘦，头举中室，胞系了戾，亦多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服肾气丸。按此方以中有茯苓故也，地黄为君，功在补胞(方见上卷)。

丹溪曰：转胞之病，胎妇之禀受弱者，忧闷多者，性急躁者，食味厚者，庸或有之，古人皆用滑利疏导药鲜有应效，因思胞不自转，为胎所压，展在一边，胞系了戾不通耳。胎若举起，居于其中，胞系自通，水道自利。然胎之坠下，必有其由。近吴宅宠人患此，遂用四物汤加参术等药，空心饮，随以指探喉中，吐出药汁[2]，俟少顷气定，又与一贴，次早亦然。如是与八贴而安，此法未为的确，恐偶中耳[3]。后又历用数人皆效，未知果何如耶？方名参术散。

四物汤加人参、白术、半夏、陈皮、甘草。

入姜煎，空心服。

吴宅宠人患转胞，两脉似涩，重则弦，左稍和。予曰：此得之忧患，涩为血少气多，则胎气弱而不举。举弦为有饮，血少则胎弱，气多有饮，中焦不清而隘，则胞知所避而就下，乃以参术散与服，去八贴而安[4]。

妊娠便秘

凡一方。

便难之病，畜热属血虚，宜润肠丸主之。

火麻子（去壳，取净仁，研细）二两，桃仁（去皮尖，另研，生用）一两。

右和匀，研极细末，炼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枳壳汤下。

妊娠杂症

凡十三症十三方三案。

妊娠冬月中寒，宜理中汤加细辛主之。

妊娠夏月中暑，宜人参白虎汤加黄连主之。

妊妇伤食，香苏散加白术、枳实（炒）、黄连主之。

妊妇夏秋之间中湿，宜平胃散加黄柏主之。

妊妇胎不长者，血气不足也。五六月脾胃脉养之时，宜十全大补汤去肉桂，加陈皮、姜枣引[6]。

妊妇胎肥者，至八月以后，胎气壅盛，宜常服枳壳散易产。

商州枳壳（炒）五两，炙粉草一两，香附（炒黑）一两。

右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白汤调服。一方有糯米（炒）半斤，同为末，令儿易产。初生胎气微黑，其后百日后肥白，此为古方之冠。若妊妇稍弱者，单服恐胎寒腹痛，胎弱多惊，王隐君于内加归当一两，木香半两，不见火，如此用之，则阳不致强，阴不致弱，二气调和，有益胎嗣。

湖阳公主，胎肥难产，方土进瘦胎散[6]，用枳壳四两，和甘草二两。为末，每空心服六钱[7]，匕茶调下。

妊妇胎惊者，七八月以后，胎形既成，或因气闷，或因喧呼，心神脉乱[8]，致令子惊，使母心神忪悸，睡中多惊，坐卧不宁，气急逼迫，宜服大圣散，保安胎孕，子母无虞。

白茯苓、川芎、麦冬、炙草、炙芪、人参、当归、木香等分。

右㕮咀，每服七钱，水盅半，姜三片，煎服。

妊娠胎热者，多因妊妇多居火间，衣著太暖，伏热在里[9]，又食酒面炒煿热物太过，致令胎热，头旋眼晕，视物不见，项项肿核[10]，若加诞壅，命在须臾，此肝脏毒热上攻也，宜消风散主之。

石膏(炒)、菊花、羌活、防风、当归、川芎、白芷、荆芥各钱半，羚羊角、炙草各五分，大黄豆卷、明苦茶各一钱[11]。

分作二贴，水煎服。

一妊妇将临月，两目忽然失明，不见灯火，头痛眩晕，项腮肿不能转，诸医治疗不瘥，转加危困，偶得消风散服之，病减七八获安。分娩，其眼吊起，人物不辨。有人云：只服四物汤加荆芥、防风，更服眼科天门冬饮子，但以此方间服，目渐稍明，大忌酒面煎炙[12]，鸡鱼鹅鸭豆腐、辛辣热毒等物并房劳，不然，则眼不复明也。

天门冬饮子：

天门冬、菟蘑子、知母各二钱四分[13]，白茯苓、五味子、羌活、人参各一钱八分，防风二钱一分[14]。

右㕮咀，分二贴，每服水二盏，姜三片，煎八分服。

妊娠七八月，忽然无故悲伤欲哭，状如神灵所作，数欠伸者，此名脏躁，乃肺也。宜甘麦大枣汤主之(出《要略》)。

甘草二两，小麦一升，大枣十枚。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妊娠失音不语，《奇病论》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病者，何也？岐伯对曰：胎之脉络绝也，胎络者，系于少阴，其脉贯肾，络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无治也，当十月复。

妇人有娠，故服毒药攻胎，药毒攻心，外症牙关紧急，口不能言，两手强直握拳，低头自汗，身微热，与中风子痫相似，其脉浮数，十死一生。医者不识，作中风治之，更不审问，必致损绝[15]。宜用白扁豆一味，研末，新汲水调，斡开口灌之。此症不正之妇多有之。

妊妇儿在腹中哭，宜黄连汤主之。

黄连三钱，甘草一钱。

二味浓煎，令母呷之。

又一方

用多年空屋下鼠穴中土一块，令母含之即止。

一云：脐带上疙瘩，乃儿口中所含者，因妊妇登高取物，脱出儿口，以此作声，令妊妇曲腰在地拾物，使儿复得入口，即止。

密斋云：此症临月将产妇人有之。师母钱氏，嘉靖戊子有妊九个月，儿在腹中哭，钱大惊，令作男子拜而止之，过二十日生师兄邦孝也。

妊妇日月未足而腹痛，如此产者，用知母一味，为末，蜜丸，鸡头实大[16]，酒化下。

注：

〔1〕头举自满：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头举目满"。

〔2〕吐出药汁：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吐出药沫"。

〔3〕"此法未为的确，恐偶中耳"：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此法恐未为的确，或偶中耳"。

〔4〕"乃以参术散与服，去八贴而安"：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乃以参术散与八贴，服之而安"。

〔5〕"加陈皮、姜枣引"：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加陈皮、姜枣煎服"。

〔6〕瘦胎散：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瘦胎饮"。

〔7〕每空心服六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每空心服六七钱"。

〔8〕心神脉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心恍脉乱”。

〔9〕伏热在里：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伏热在内”。

〔10〕项项肿核：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腮顶肿核”。

〔11〕明苦茶各一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苦茶各一钱”。

〔12〕煎炙：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煎炒”。

〔13〕知母各二钱四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知母各一钱四分”。

〔14〕防风二钱一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防风二钱二分”。

〔15〕“更不审问，必致损绝”：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更不审察，必致殒绝”。

〔16〕鸡头实大：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芡实大”。

卷之十四

预防难产

丹溪云：世之难产，往往见于郁闷安佚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贫贱辛苦者无有也。方书止有瘦胎饮一论，而其方为潮阳公主设也，实非极至之言。何者有此方，其难自若。予族妹苦于难产，正与潮阳公主相反。今有娠五六个月，遂于大全方紫苏饮加补气药，与数十贴，因得男而甚快。遂以此方随母之形色性禀，参以时令加减与之，无不应者，因名曰达生散。

白术一钱，白芍一钱，大腹皮三钱，人参五分，陈皮五分，炙草二钱[1]，归身一钱，紫苏梗叶五分。

入青葱五枝，黄杨脑七个（此即黄杨树叶梢尖也），或加枳壳、砂仁，以水煎，食后服。于八九月，服数十贴甚得力。

夏加黄芩，冬不必加，春加川芎，或有别症，以意消息之。

气虚加参术，气实香附、陈皮，血虚倍归、芎，形实倍紫苏，性急加黄连，有热加黄芩，湿痰加半夏、滑石，食积加山楂，食后易饥倍黄杨脑，腹痛加木香、肉桂。

予族妹，苦于难产[2]，后遇胎孕，则触去之也，予甚悯焉。观其形肥而勤于针指，静思旬日，忽自悟曰：此症与潮阳公主相反，彼奉养之人，其气必实，耗其气使和平，故易产。今形肥，知其气虚，久坐知其不运，而其气愈弱；久坐胞胎因母气不能自运尔，当补其母之气，则儿健而易产，今其有孕[3]，至五六个月，遂与达生散十贴，遂得男而甚快。

又云：难产多是气血虚。亦有气血凝滞，而不能转运者，亦有八九个月不能蓬欲者。

丹溪束胎丸

至七八个月内服之。

黄芩夏一两，秋七钱，冬五钱，春七钱，白术一两，白茯苓七钱五分，陈皮三两（并不见火）。

右为末，粥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白汤下。

又　　方

第九个月服。

黄芩一两（酒炒焦，怯弱者减半），白术一两，枳壳（炒）七分五厘[4]，滑石七钱五分（小便多者去之）。

右为末，粥丸，梧桐子大。每三十丸，空心白汤下，多则恐损元气。

刘宗厚按世俗妇室妊娠，鲜有服束胎药者，盖局方良方诸法，未能尽其妙用者，多辙动娠[5]，故率不敢行，然丹溪先生，因系已上三方，以备世俗取择，好生君子之一端也。

密斋云：妇人之怀胎，有膏粱藜藿劳佚苦乐之殊，岂必人人有难产之厄哉。自湖阳公主后，始有瘦胎之论。前此有寤生者，岂无法耶。今之娠妇未有尽服束胎药者[6]。盖生育者，妇人之常，非病也，故不用药耳，惟素有产难之苦者，不得不讲求其方，以为保生之计。其束胎之方，用各不同，如枳壳瘦胎散，及用滑石方；气实多痰者，宜用之；达生散，束胎丸，气虚血少有热者宜用之。若不审其虚实，不若不服之，善也[7]。

蔚水朱宅一妇女李氏，常苦难产，其夫以情叩师求方，且曰形颇壮，性急食少，予思，此气滞也，与一方，枳壳、甘草、香附子为主；当归、川芎、陈皮、白术佐之，至八九个月内，每月

服三贴，后生三子甚快。

张氏方临月服之，束胎易产，行气宽膈。

甘草两半，枳壳（炒）五两，香附子二两半。

右为末，姜汤点服。

难产七因（全著）

一、因安佚。盖妇人怀娠[8]，血以哺之，气以护之，宜常行动，使气血周流，胞胎活泼，不可久坐久卧也。今富贵之家，爱惜娠妇[9]，惟恐劳役，任其安佚，久坐久卧，以致气滞而不运，血滞而不流，胎亦沉滞而不转动，故诞弥厥月，而难产矣。试观贫贱之妇，亲执井臼之劳，勤动不倦，生育甚易者，彼何如哉。若是难产者，宜于八九个月间常服达生散。

二、因奉养。盖胎之肥瘦，气通于母，母之所嗜，胎之所养也，故怀胎之妇，宜节饮食，淡滋味，一切肥甘之味，皆当远之。不惟母无产厄，子亦少病矣。今富贵之家，惑于俗论，谓非辛热，则胎不暖；非肥腴[10]则胎不长，恣食厚味，而不知节，以致胎肥而难产也。试观糟糠之妇，藜藿之肠，何以无产厄哉？是以难产者，宜于八九月间多服瘦胎散[11]及张氏方。

三、因淫欲。盖古者，妇人怀娠之后[12]，即居侧室，不共夫寝者，保养胎气也。今之为夫者，纵欲而不休，为妇者，贪欢而无忌。至七八个月之间，胎形已具，情欲犹昔[13]，以致败精浊液粘滞胞胎，故临产不利也。何以知之，其子生下，头上有白膜一片，俗乎为戴浆生者是已。若此者宜服瘦胎丸加滑石。

四、固忧疑。按兵法云：禁祥去疑，恐惑众也，而今人家求子之心既切，保胎之计甚疏，或问命卜，或祷鬼神。殊不知谈其祸福者，惑人之听，信于祈祷者，于鬼神之怒，此等无益之事，适增有娠之忧，心常疑惧，产必艰难也。若此者，必戒卜筮，常使妊

妇闻正言，见善事为贵，观不正之女，多产厄者，可以理会。

五、因软弱。如少妇初产者，神气怯弱，子户狭隘，常怀恐惧之心，不任折翻之苦[14]，当产之时，腰曲不伸，脚直不开，展转倾侧，儿不得出。又如中年妇人，生育既多，气血亦损，当产之时，气虚血少，生理不遂。若是二者，淹延数日[15]，针药不施，母子获安者，鲜矣。

六、因仓皇。妊妇临产，自觉儿身转移，胞浆流溢，腹腰急痛，门户张迫，当是时也，儿欲奔出，母则着力一送，儿便下矣。若儿身未转，胞浆未破，腹中阵痛，乍痛乍止。当是之时，宜宽心忍耐，直待如上形状，然后使力可也。有等粗俗稳婆，不问正产弄产，但见腹痛，遽令努力，妊妇无主，只得听从，以致或逆或横，子母殒命，皆仓皇之失也。

七、因虚乏。妊妇当产之时，胞浆已破，着力逼送，视儿求出之势，或急或缓，顺其势而利之可也，若使儿未欲出，用力太早，及儿欲出，母力已乏，使儿留住产户之间，津液干涩，产育艰难。若是者，可以大补气血催生汤救之。

注：

〔1〕炙草二钱：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炙草三钱"。

〔2〕苦于难产：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苦于产难"。

〔3〕令其有孕：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令其有孕"。

〔4〕枳壳(炒)七分五厘：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枳壳(炒)七钱五分"。

〔5〕多辙动娠：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辙多动胎"。

〔6〕束胎药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瘦胎药者"。

〔7〕"不若不服之，善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若不服之为善也"。

〔8〕盖妇人怀娠：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盖妇人怀妊"。

〔9〕爱惜娠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爱惜妊妇"。

〔10〕非肥胨：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非肥甘"。

〔11〕瘦胎散：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瘦胎饮"。

〔12〕妇人怀娠之后：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妇人有娠之后”。

〔13〕情欲犹昔：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情欲犹然”。

〔14〕“常怀恐惧之心，不任折劘之苦”：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常怀恐怖之心，不任折劘之苦”。

〔15〕淹延数日：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奄延数日”。

卷之十五

育婴方论

谚云：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非以小儿口不能言，脉无可诊，为哑科欤。《传》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大抵小儿之病有三二一曰禀赋不足，二曰胎毒，三曰乳食所伤[1]。盖禀赋不足者，禀父弱母，精耗血衰，胞胎之气既亏，血肉之躯先损。既生之后，目无精彩，啼声不扬，颅解发稀，皮薄肉软，齿不久生，行坐过迟者，皆禀赋不足之病也。宜大补肾，地黄丸主之。胎毒者，父恃壮阳之丹，母饮暖宫之药，交接无度，淫火猖狂，饮食不忌，膏粱内变，令儿受之，丹瘤疮疹，惊痫脐风，盘肠内吊之病作矣。宜保婴解毒丸主之。乳食所伤者，小儿肠胃脆薄，乳食过多，难以传化。而父母溺于爱护，惟恐饥乏，凡肥甘生冷悉与食之，以致宿食成积，积久成癖，而吐泻疟痢，肿胀腹痛，疳虫之病生矣[2]。肥儿丸主之。

小儿肝常有余，病多惊痫[3]，琥珀抱龙丸主之。脾常不足，病多疳痨，集圣丸主之。

八味地黄丸

治禀赋不足，肾气虚弱，骨髓枯竭，囟大头缝不合，体瘦语迟，行步多艰，齿生缓者。

千山药（去黑皮）、山茱萸（酒拌润蒸软去核，取肉焙干）、熟地（酒洗焙干）各半两，鹿茸（蜜涂炙，酒浸炙亦可）、川牛膝

(酒洗，焙)各四钱，牡丹皮(去心净洗)、白茯苓(去皮)各三钱，泽泻二钱。

右剉，焙，研为细末，炼蜜为丸，如麻仁大，每服十五丸，或二十五丸，至三十五丸，空心温盐汤送下，温酒亦佳。

保婴解毒丸

治胎热、胎惊、胎黄、胎风、丹瘰疮疹，一切胎毒。

甘草(半生以解毒，半熟以温中)、黄连(去枝梗，解毒泄火)各三钱，黄柏(去皮，蜜水炒，泻阴火)二钱，辰砂(水飞，镇惊，解毒)二钱。

共为细末，腊雪水，杵和为丸，如芡实大，未周岁者半丸，周岁者一丸，灯芯煎汤化下。

肥儿丸

健脾胃，进饮食，消积滞，杀疳虫，补疳痨，长肌肉，乃保婴之第一方也。

人参(去芦)五钱，白术(坚白者，去芦)五钱，橘红(刮净)五钱，白茯苓(去皮)四钱，甘草(去皮，炙)二钱，青皮(四花者，去穰)三钱，缩砂仁二钱五分[4]，木香二钱五分，山药(刮净)五钱，莲肉(去皮、去心)五钱，使君子(去壳)三钱，山楂子(蒸取肉)三钱，三伏神曲[6](姜汁拌炒)三钱。

共研为极细末，用生荷叶包粳米煮熟，去荷叶，将米杵烂，以净布包扭出，再煮成糊为丸，如麻仁大。每服二十五丸，或三十五丸，至五十丸，陈仓米炒熟，煎汤下，不拘时。

琥珀抱龙丸

抱者养也，龙者，纯阳之象也[6]。《易》曰：震为龙，一阳初生，乃少阳之气。震为乙木，内应守肝。小儿初生，纯阳之体，

肝常有余，故立此方，以抱龙名者。所以保养阳气，使不致于暴泄，滋益阴精，令得制乎炎光也。常服祛风化痰，镇心解热，和脾胃，益精神，尤保婴之第一方也。

真琥珀，天竺黄、白檀香（细锉）、人参（去芦）、白茯苓（去皮），已上五味各一两五钱，粉草（去皮节）三两，枳壳（水浸润去穰，面炒黄色）、枳实（去瓤制）各一两，朱砂（水飞）五两，山药（去黑皮，锉细，慢火炒，令黄熟勿焦）一斤，牛胆南星一两，金箔一百张（另饰一药中，和匀）。

右一十二味，除朱砂、金箔另制，檀香不见火外，九味或晒，或焙，同研为细末和匀，朱砂、金箔每一两重药，取新汲井水一两重，入乳钵内，略杵匀，随手丸，如芡实大，约五分重一粒，阴干，晴霁略晒，日色燥甚，则折裂，宜放当风处，取其白干，百日内儿，每丸作三次；一岁已上者，一丸或二丸。并用薄荷汤服。如痰壅嗽甚，淡姜汤下。若感冒风寒，葱白汤下。痘疹惊痫搐搦，滚白水下。若但觉心悸不安，灯芯汤下。如中暑迷闷，麦冬汤下。凡合此药者，品味必备，但缺一味，制不如法，即不效也。常用瓦罐收贮，勿令泄气。

集圣丸

治小儿疳瘦发热，肚大筋青，头皮光紧，发稀作穗，爱吃泥土，此治疳病之第一方也。

芦荟、五灵脂、夜明砂（洗净，焙）、缩砂仁、陈皮、青皮（去穰）、莪术（煨）、木香、使君子（去壳，煨）各二钱，黄连（去皮梗）、干蟾（去足炙焦）各三钱。疳瘦加当归、川芎各二钱。

共为细末，用猪胆二枚，取汁和药，入糕糊丸，麻子大，陈米饮下。

注：

〔1〕乳食所伤：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饮食所伤”。

〔2〕病生矣：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病作矣”。

〔3〕病多惊痫：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病多惊掐”。

〔4〕缩砂仁二钱五分：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缩砂仁三钱五分”。

〔5〕三伏神曲：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三奇神曲”。

〔6〕纯阳之象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纯阳之物”。

卷之十六

幼科医案

山中读《易》，研精究义，小往大来，福寿均齐，岁月云迈，而无所之，及其出壬，人相扶持。别号通仙，业清于医，江湖逸叟，七十有四，幼科医案，暮年自叙。

胎疾

嘉靖丁酉八月，英山县郑斗门，于初八日初生一男，命名廷试。生五日不乳，喷嚏昏睡，请予视之。予曰此脐风病也，一名马牙风。小儿生后，一腊之内尤急。斗门恐惧。予曰无妨，乃看其口中上腭有白泡子，如珠大者三四个，取挖耳刮去之。斗门怜惜之情[1]，见于色，去之未尽，次日犹不乳。邻亲金氏老妪闻之，传语斗门，以脐风之害。斗门忧惶，复请予，叩问脐风之病何如？予告之曰，脐风之病，不可治者有三，脐肿腹胀，大小便不通者，名曰锁肚；口紧不开[2]，不乳不啼，时作搐者，名曰噤风；环口青色，口唇紧撮者，名曰撮口。令郎初病，未至困也，复以手法去其白泡而安。斗门曰：服何药？予曰：儿在母腹之中，赖母之血以养之；及其生也，食母之乳，乳亦血所化也。胃气常脆，谷气未生，岂能任其药毒耶？虽有古方，不敢用也。斗门曰：然则坐视其死而不救哉？予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初病，下工治已病。治未病者，十全八九；治初病者，十救四五；治已病者，十无一

生也。斗门曰：治未病者如何？曰：儿初生时，必先浴之，后断其脐，断脐之后，以火灸其断处，脐干未落，常谨视之，勿使儿尿所侵，则自无脐风之病矣。斗门曰：治初病者何如？曰：但见儿喷嚏多啼少乳者，即视其口中上腭，有白泡子成聚者，急以手法刮去之，以软布拭净其血，则脐风不发矣。斗门曰：治已病何如？曰：不知以上二法，去其泡落入腹中，或为锁肚，或为噤风，或为撮口，虽有神丹，不能救也[8]。斗门谢曰，请详记之，以为育婴之法。

隆庆壬申，罗田监生胡正渠，次子生两月，病吐乳发热，昏睡不思乳，请乳视之。余曰：此伤乳病也。其先有一乳母，其乳少，又使一乳母佐之。儿生两月，脾胃尚弱，乳哺易伤。二乳母恐儿之啼，触主之怒，强以乳相继哺之，因此成病，教令损其一日之乳，其病自愈，不必服药，乳母听教，次日果安。

惊　风

黄州府同知张，命我县知县朱，差人致书云，本府张二守，公子得风疾，苦无良医，闻汝知医且精，转我召汝，汝当星夜速来，是亦济世之端，功名之会也。全奉命，急往视其病。两腮红，上气喘急，脉浮缓而濡，此因伤食得之。食伤脾，脾虚不能养其肺。脾为之母，肺为之子，母子俱虚。两腮红者，虚热也；上气喘急者，肺虚也；脉浮缓而濡，气虚也；时医各以惊风治之。用抱龙丸、牛黄丸、苏合香丸，俱不效。予告曰：公子不是风病，乃肺虚症也，诸医顾笑，予用阿胶炒成珠，一服二分，煎苏叶乌梅汤化服，三剂而安。张公大喜，厚赐而归，众医各有渐色。

罗田知县朱云阁一女，未周岁，病惊风，召全治之。乃用泻青丸，治惊风之秘方也，何故不效而搐转甚。予思岂喉中有痰，莫非药味颇粗，顽痰裹药，粘滞不行之故欤。乃用煎过作汤，以

薄绵纸滤去渣，一服而效。朱公大喜，赐以儒医之匾。

英山县知县吴前洲，公子病惊风，差人请全往治之，至则众医聚议，用药无功，吴甚忧惧，而有千金之讬。全告曰：公子之病，可治勿忧也，乃用导赤散，煎汤吞泻青丸，一服而搐止，复进琥珀抱龙丸，调理三日而安，吴公大喜。

罗田县学教谕曾加一，子病惊风，先请万石泉治之，庠生也，善医。时予在庠，因往问之，曾留予同医，石泉主小续命汤，予曰：不可用也，肝主风，心主惊[4]，风火相煽而发搐也，续命汤多辛燥之药，恐反助火邪而益甚也，不如通圣散效。石泉心服，未尽剂而安。

蕲水县庠生，徐淑道一子，病惊风，先请张医治之不效，遣人请余。时病七月矣，发搐无时，痰鸣气急，其势危困，予按治惊之法，先降其痰，次止其搐，后补其虚，一言以蔽之，惟治其火而已。乃用河间凉膈散，改朴硝为马牙硝，煎成汤，入青礞石末，调服之，痰下喘止，随用泻青丸、导赤散，二方相合，作汤服之，而搐止，余热不除，张主小柴胡汤、竹叶汤、凉惊丸。予不许，乃用四君子汤，加炒黑干姜，一服而身凉。其祖母肖氏，怪而问淑道曰：莫非所用芩、连、栀子，令儿身冷耶。淑道应其母曰：所服者参、术、干姜，非芩、连也。肖命其子，问予治病之法，后来有病，莫为医所误也。予答曰：大凡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肝主风，搐搦气逆，皆属于肝。经云：太过则乘其所胜，而侮所不胜，故肝木旺则乘其脾土，侮其肺金，所以用参苓补肺，甘术补脾也。肝胆之火，名龙雷之火，水不能制，寒不能胜[5]，必用辛甘之药，从其性而伏之。故用炒干姜之辛热，合人参、甘草之甘温，以泻其火而身凉也。张医闻而惊服，乃命其子从予讲幼科，予尽以其术教之。

罗田县富室胡淑卿一子，病惊风，先请甘子治之，甘乃吾妾之兄，授以幼科，其术颇明，用泻青丸不效，复请予至，吾恐其

丸剂太缓，乃作汤，加全蝎服之，又不效。予思药之不效，不对病也。于是亲视其发惊之状，其儿昏睡，醒则大笑一声，复作猫声而后发搐也。予曰：怪得泻青丸不效，此非肝病，乃心病也。用导赤散一剂而搐止。淑卿大喜，详问其故。予曰：心属火，笑者火之声也，火生在寅，寅属虎，猫声者虎之声也[6]，心为君主，不可轻犯，小肠为之府，导赤散泻小肠之火，则自平矣。

又一富室张世鲁，子病惊风，迎予往治之，时已病十七日矣，目右视而眨，口右张而动，手足向右掣引，舌上黑胎，势已危急，予谓世鲁之父希贤曰：令孙病剧，宜急取薄荷煎浓汤洗其舌，如黑胎去而舌红活，则病可治，否则不可治也。洗之而黑胎尽去，以泻青汤作大剂服之，口眼俱定，手足不掣，乃以凉惊丸、至圣保命丹，调理十余日而安。

又张族一寡妇[7]吴氏，有子周岁，病惊风，大小便不通，请予治之，予用五色三黄丸，利其惊热，以至圣保命丹定其搐而安。

县学庠生汪元津，一子年五岁，伤食成疟，症后发搐，乃脾虚病也。请予治之，予谓元津曰：凡治惊风，必用导赤散、泻青丸，虽良工不能废其绳墨也。今在令郎，切不可用，非予不能理此疾也，愿得女衣一套，与公治之。元津曰：但得小儿安，何止女衣哉。予用调元汤合琥珀抱龙丸服之而搐止，但目不能开，昏昏喜睡，其父母忧之，予思脾虚极矣，脾至困，故喜睡，目之上下胞属脾，脾虚故不能开也，仍以调元汤服之，以补其虚，琥珀抱龙丸以安其神。脾喜乐，令平日所与作伴，同嬉戏者，环列床前，取鼓钹之器击之，或歌或舞以引之，病儿之目，乍开乍闭，以渐而醒，不欲睡矣。后用肥儿丸调之，儿病既安，竟负前言。

又伯兄监生汪前川，一子年四岁，七月病惊搐，请一医以拿法掐止之，八月连发二次，并以掐法，九月又发，乃遣人来问予。予曰：痰聚成惊[8]，惊久成痫，幼科拿法，即古人之按摩法也，

病在荣卫者，可以用之，使荣卫之气行，亦发散之意。病在脏腑者，则不能去矣，惊久成痫，痰塞心窍之中，不亟治之[9]，必成痼疾，古人所谓五痫者，自此得之。因制一方，以黄连泻心中之邪热为君；枳实、半夏去胸中之积痰为臣，朱砂、寒水石之类坠之，以安其神为佐；甘遂以逐上焦之痰饮，麝香以利窍为使，神曲作糊为丸，如龙眼子大，每用一丸，用猪心，竹刀劈开纳丸于中，缚而煮之，待心熟，取丸和心食之，饮其汤以吞之，名曰断痫丸。凡服猪心五个，再不发矣。

英山县闻宅一子，年六岁，病惊风，请予往治。至则闷死，衣棺俱备，予视其形色未变，手足尚温，谓其父母曰：勿哭，吾能活之，与之针涌泉二穴，良久而苏。父母喜而称谢。予曰：是儿之病，得之伤食，宿食成痰，痰壅作搐，今病虽愈，宿痰未去，恐他日复作也，当制丸药以除其根，不然神气渐昏必成痫也。其家不听吾言，谓予索利，至次年八月，果成痰迷之病，大小便不知，解去其衣，水火不避，复求予治之。予思其重医之情，因制一方，以黄连、山栀仁，泻其浮散之火；牛胆南星、白附子（炮）以去其壅积之痰；茯神、远志、石菖蒲、朱砂以安其神；麝香以利其心窍，用猪心中血，和神曲作糊为丸，如黍米大，灯芯煎汤送下，调理半年，不复发矣。又与之灸风池、曲池、三里六穴而安。

蕲水县陈宅一子，年二岁，病惊风，失于调理成痫，半月一发，来求药，予用六一散末，分三包，一包用青黛[10]相和，名安魂散。寅卯时，竹叶煎汤下；一包朱砂相和，名宁神散，巳午时灯芯煎汤下；一包入轻粉少许，名定魂散，申酉时薄荷叶煎汤下，调理半年而安。大凡痫病初得之者，十全八九，如过二三年后者，不可治矣。时医有用吐法者，有用滚痰丸下之者，徒损胃气，百无一效，有用寿星丸治之者，一杯之水，岂能灭积薪之火[11]哉。

予婿李中庵，蕲水县之学生也，年九岁时得痫病，发则昏仆，

口目俱合，手足不动，喉中无痰，但僵仆如醉人也。予知其心病，乃制一方，用东垣安神丸，去地黄，加茯神、远志、石菖蒲以通其心窍，胆南星、珍珠末、铁花粉以坠其痰，汤浸蒸饼丸，如黍米大，灯芯煎汤送下，调理一年而后安。

予第四子邦治，七八岁时病痫，发则面先青惨，目定视，口中有痰，如嚼物之状，昏仆一食顷即苏。予教其母，但见面青目定时，即以鹅毛探吐其痰，母依吾教，前后共吐痰二升许，痫竟不发，如此调理，三年而安。

大抵痫病皆痰也，虽有五兽之名，各随其脏，详见钱氏方中。凡得此病，气实者，控涎丹；气虚者，断痫丸。病愈之后，以琥珀抱龙丸调之，未有不安，但年深者不可治也。

蕲水县金谷山周小应子，半岁，病惊风，迎予往治之，视其昏睡不乳，发搐不休。予曰：搐而不止，止而复发，此不治之症也。其家又请张医，用掐法，掐则目张口动，乃护痛也，捏其乳汁于口中，则吞之有声，傍人窃笑予之不能，而称张之术，予请再视其儿，目斜视，张曰看娘，口张而动，张曰要吃奶。予曰：非也，目斜视者，靓不转睛也，口张而动者，脾绝也，掐而痛不哭者，啼不出声也，吞乳有声者，乳汁乃水，下流泪汩，非自吞也，去生远矣，何术之足称也，半夜儿死，张亦逃去。

麻城县新店童云衢，次子生三月，遍身有疮，一日疮尽隐而发搐，时予在见素家，因请予视之。予曰：但得疮复出，则惊止矣，以泻青丸加白僵蚕、全蝎与之，遍身红，搐略止。予曰：皮肉红者，疮必出也，不须服药。云渠求安之心大急，不信予言，或用掐法，或服汤丸，疮久不见，又发搐，七月后而儿死。大抵小儿生下三月，变蒸未足，脏腑未实，不宜服药，或不得已而用之，中病即止，不可过也。

黄州府学生库生周小川，一女生周岁，病昏睡不醒，头倾项软，众医议作风痰治之，时有管粮厅通判肖延予在府，小川与予视

之。予曰，头者，六阳之合也，头倾项软者，乃阳虚之病也，非风邪也，主以调元汤，一服而安，观者称奇。

疳　病

罗田知县朱云阁，只有一子，年七岁，甚珍爱之。脾胃虚弱，食多则伤，食少则困，形瘦而黑，常使韩医治之。因其伤食，则与枳术保和丸，以消导之；因其困倦，则与参苓白术丸以补之。时补时消，精神日瘁，将成疳矣。予告之曰：公子之脾胃素虚，不能消谷，故食易伤也。因伤食，而复消导之，则脾益虚，虚而复补，则脾未得实，而伤者又至矣，岂良法哉？全进一方，专以补脾为主，内兼消导，名肥儿丸。公视其方，以四君子汤为主，加青皮、陈皮、木香、砂仁、山药、莲肉、使君子肉、神曲、麦芽、山楂肉。共为细末，荷叶包粳米，煮烂捣为丸，米饮下。命予修合，自此不复伤食，而肌肉渐肥矣。

县学教谕许厚举，一子年十四岁，吐血，诸医作痰火治之不效。生员董万卷荐全，厚举听而请之。全诊其脉，两尺右关皆不足。全告曰：公子之年，未及二八，脉当沉紧，今反不足，当作胎禀怯弱之病，全观宗师体厚，何以有此，必夫人有虚病，或乳少得之也。厚翁闻而跃起大笑，呼师母曰：汝当初怀身时多病，生小哥后无乳，密斋之脉神哉。问当作何病治之？全曰：十六岁以后病此者，曰劳，十五岁以前病此者，曰疳，疳即痨也。宜用六味地黄丸以补肾，治其胎禀怯弱之病，参苓白术丸以补脾，助其生发之气，病自安矣，乃制二药服之，一月而安。厚翁称赞之，全之名由此渐著矣。

监生王三峰，一子年二岁，多病，请予治之。予曰：此乳少病也。三峰曰：母乳极多。予不应而遂行。其父竹泉，留之曰：烦公调治，必有厚谢。予曰：若使予治，必依乳少之病，今曰乳

多，识症不明，不敢用药也，愿别求名人治之，力辞而退。时予寄寓三溪书馆中，其夜东郊会川，来访问予，数日曾治儿病？所得几何？予笑曰：只今早王三峰请去，看其子病，乃疳病也，因乳少得之，彼曰乳多，吾不与治，此儿成疳，可惜不救。会川闻之急去，三溪曰：此会川之婿，汝言太甚，故去矣。予曰：必与三峰同来，公等少坐。须臾，会川果与三峰同至，谢曰：今早多慢，此儿之病，与吾前在南京所丧之儿病症同，乃疳病也。今闻会川述先生之言，正合吾心，望推犹子之爱，为我治之。予曰：因乳多乳少用药不同，请再验之，明早再议，各散去。次早三峰复至曰：先生之见神妙，及昨夜归问拙荆，拙荆捏其母之乳，果无乳也，昼则嚼饭以哺之，或啖以粗果，夜则贮水以饮之，奈何？予曰：欲使换其乳母，则母子认惯，不可换也。若不使有乳妇人养之，则此疾终不可治也。不如仍与旧母养之，择一少壮妇人有乳者，夜则相伴，以乳补之，久而惯熟，自然相亲矣。三峰曰：有乳无乳，其法异乎？予曰：有乳之疳，得之伤乳，乃饱病也，宜集圣丸。无乳之疳，得之失乳，乃饥病也，宜肥儿丸，调理一月而安。

监生汪怀江，一子年六岁，病疟久不已，面皖白，发稀成穗，腹胀，食不作肌肤，乃疳病也。怀江一家凡有病者，诸医用药不效，惟予治之，所活者甚多，是以留居其家，朝夕甚恭，予重其情，故于此子之病，以养脾丸平其疟，肥儿丸治其疳，调理半月而安。

蕲水县陆沉港李黄之妻，程浠川之女也。寡而一女，五岁因伤风寒不愈，变为疟疾，疟止变为泄痢，痢止成疳，肌肉消瘦，饮食减少，日啖蔗肉十数枚。其母恐怖，遣人请予往治之。予曰：病名曰疳，形色虽衰，胃气犹存，病可医也。时有江一医名万鼎者，其叔李庄留在其家，学水炼秋石之法，妄谈此病不治。予笑曰：勿患，此女之病易治，当学水炼秋石之法不成也。乃谓其母曰：坚心服吾之药，勿为浮言所惑，吾今去矣，待女病全愈，莫

负吾功，以集圣丸，调理三个月而安。复请予谢之，予至其家，其女出拜，貌甚妍。予问万鼎何在？家人答曰：秋石不成，今骗一骡，而远遁矣。

吾县富室胡黑三，长孙一岁，病脑后哑门穴出一毒，如桃大已溃，白脓不干，请予视之。予曰：此无辜疳也，法不能治。或问何谓无辜之疳也？曰：《全幼心鉴》云：有妖鸟名雎，一名夜行游女，白昼不出，夜则出飞，此鸟无雄，飞入人家，有儿褓衣，挂晒未收者，则布毒其上，儿着此衣，即病而死，掠取其魂，化为己子，是名无辜疳，亦传尸之类也。故病则颈上有核，针破之，内有白粉，况颈后之疽，又九不治中之一症也，故云难治。时有一老医，号邓疯子者，以善拿法名，人相慕之，黑三请视其孙，邓曰可治。予曰：久慕先生之名，如治此儿之病，名不虚传，邓曰是不难，乃留。五日后而儿死矣，邓大惭而去。

又乡中一小儿，方二岁，常利下绿水，形瘦如鬼状，医作疳病治之不效。其父来问予。予审其病状。曰：此非疳病，乃胎气所害，名曰魃病是也。凡人家养子者，勿与怀妊妇人抱之，如胎禀强者，则无此病。胎禀怯弱者，胎气犯之，则成魃病，如客忤之类。若治此病只补其脾胃，待彼儿生则自安矣，宜肥儿丸主之。

咳嗽　哮喘

胡元溪戊子科举人，三十九岁，始得一子，时嘉靖丁酉也。辛丑春病嗽，请医张鹏治之。名医也，用葶苈丸，乍作乍止。至夏转作，又请甘大用治之，吾所教者，用五拗汤不效，或以葶苈，或以五拗，发表攻里，其嗽益加，至百十声不止，面青气促，口鼻出血，势急矣。不请予者，予先补县学廪膳，元溪与胡明睿、蔡惟忠等，嫉而害之，不敢请也。至是事急矣，不得已，而告之，筮得大蹇朋来之辞。于是请予，予以活人为心，不记宿怨，欣然

而往，约以调理，两月而安。元溪曰：何如是之难也？予曰：自春至秋，病已半年，肺为娇脏，治之不易，请勿怀疑，看予调理。乃立一方，用天麦门冬、知母、贝母、甘草、桔梗、苏子、陈皮（去白）、黄芩、栀子仁、白茯苓，连进三服，咳止二三十声，口鼻血止。元溪心中不安，又请医万绍至，予心怪之，欲留不可，欲去则误此儿之命。观其主方，以二陈汤加防风、百部、杏仁、紫菀、桑白皮。予谓绍曰：肺气已逆，升而不降，吾方抑之，其咳稍缓，防风、百部升发之药，似不可用。绍曰：防风、百部乃咳嗽之圣药也。元溪曰：各有秘方，何以阻之？予曰：吾为尔子，岂阻同辈如昔同类之嫉吾哉？乃摩其子之头云：勿多服药，病再发矣，力辞而归。是日，服其药后，气上逆而咳百十声不止，口鼻血复来。其子呼曰：爷爷送了我命也，其妻邓娘子且怒且骂，元溪心忙，诣吾妾母谢罪，恳求予治。予笑曰：各有秘方，予决不敢夺人之功也。待绍术穷，吾自来矣，不必强也。元溪跪而叩头曰：明书不是，愿勿峻拒[12]。予往其家，邓娘子出拜之曰：奴家丈夫不是，望勿记心，治好吾儿，必重报谢，其子手持白金一锭，约重三两，曰：权为利市，望救我命，予恐元溪多疑，愿置一部，逐日登记病症药方，以为医案，元溪大喜，仍用前方，调理五日而血止。乃取生茅根，捣自然汁，和药服之。血止，只用前方，或加款冬花、杏仁以止其咳，或去黄芩、栀子仁，加人参、白术以补其脾，或去黄芩、栀子仁加阿胶以补其肺，调理二十日而安。元溪问曰：小儿之咳，张甘二医治之不效，万绍治之反甚，先生治二十日而愈者，何也？予曰：方春之时，多上升之气，肺感风寒，当与发散，葶苈丸乃攻里之剂，肺金本虚，而反泻之，此一逆也；夏天火旺，肺金受克，当用清金泻火之剂，五拗汤乃发散药也，用热犯热，此二逆也；一汗之，二下之，肺金太虚，方秋之时，气应降而不降，万绍反用升发之方，此三逆也。吾用收敛清降之药[13]，以平其浮散之火。火衰于戌，时值

九月，故病易已，元溪叹服。

黄冈县省祭许成仁，一子病咳，痰中带血，医用茅根汤治之不效。时予在府，请视其子，且叙其所用之药。予曰：此吾家治咳血方也。因胡元溪之子咳血，立在彼则可，在此则不可。许问其故，予曰：彼病于秋，肺旺时也[14]；此病于春，肺衰时也[15]；彼病气逆上，而口鼻出血，此病气逆而痰中有血也。病既不同，治亦有别，乃用阿胶为君，杏霜、瓜蒌霜、贝母为臣，苏叶、桔梗、甘草为佐。共为末，炼蜜为丸，薄荷汤化而服之效。

致仕县丞胡三溪一女，素有哮病，遇天欲雨则发，发则多痰，服五虎汤、九宝汤即止，不能断根。吾于三溪呼为知己，思欲与之断其根也。一旦得之，盖痰聚而作喘，痰去则止。痰者水液之浑浊者也。《难经》云：肾主液，液者水所化也，肾为水脏，入肝为泪，入心为汗，入肺为涕，入脾为涎，此肾喘也，乃以六味地黄丸服之，不复发矣。

一富室小儿先病泻，医以药服之，乃作喘，归咎于医，请予治之。予曰：非医之误，乃冷伤脾作泻，脾传肺作喘。脾为母，肺为之，传其所生也，用陈氏芎蝎散一服喘止而安，后用此方，治泻后喘者良验。

万石泉，乃宾兰之父也。一女病久咳不止，胸高气急，问治于予。予曰：此龟胸病也。胸者，肺之腑也，肺胀则胸骨高起，状如龟壳，吾闻其病，未曾治之，亦无方也。或者不可治乎。石泉曰：气胀者，肺实也，当服葶苈丸。予曰：病有新久，症有虚实，久咳肺虚，复用葶苈泻肺之剂，恐有虚虚之祸。石泉不听，竟以是病卒。

呕　吐

县学教谕熊文材，子二岁，病呕吐，更数医治之皆不效，药

食入口，即吐出也。时学中诸友，或嫉予者短之，至是病亟[16]，或与吾厚者荐之，文材差人请，全往告曰：病可治也，文材问用何方？曰：理中汤。文材曰：服多剂矣！不效，奈何？全曰：此在《内经》乃阴盛拒阳之病矣，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伏其所主，先其所因则效矣。时蔡惟忠在旁，嗾之曰：不必多言，且看用药何如？予曰：吐止之后，乃见吾能，兄亦不必多谈论也。乃作理中汤一剂，猜猪胆汁、童便各半杯，和药炒干，煎而服之，吐立止。次日诸友来问，文材曰：神矣哉。药入不吐，其吐止矣。公子称渴，以汤饮之，复作吐。全曰：凡呕家多渴者，胃脘之津液干也，当忍一二时，吐止胃气立，津液生渴自止矣。可将先药渣再煎服之，仍禁其饮食，半日而安。文材详问：同是理中汤，他医用之不效，先生用之效者，何也？全对曰：公子胃寒而吐，当以热药治之。寒盛于中，投之热病，两情不得，故不效也。今以理中汤，为治寒之主，用猪胆汁之苦寒，小便之咸，咸以为佐，以从其各拒之寒[17]，药下于咽，两寒相得，药入于胃，胃阴渐消[18]，阳性乃发，其始则同，其终则异也。故曰：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也，此轩岐之秘旨，启玄子之奥议[19]，张长沙之良法也，文材称善。

嘉靖戊午九月，庠生王民肃，次子半岁，病吐，先请医甘大文治之，亦吾之所教者，用理中丸、益黄散服之，不纳，乳入即吐。议请予，大文阻之，民肃暗使人请，予往至，则昏睡仰卧而努其身，有作慢风之候。予谓民肃曰：势危矣。取理中末三分，用水一酒盅，煎至半盅，入猜猪胆汁童便各一匙在内，搅匀，用茶匙灌之，民肃曰：恐吐。予曰：不妨。初进一匙，少停，再进一匙，又少停进一匙，命以乳哺之。乳母曰：怕吐。予曰：不妨。晚乳三五口，命其止，儿乃熟睡，一觉而醒，服尽其药，乳不吐，身不努而安。

泄　泻

湖广右布政使孙公淮海，隆庆元年五月，有女病泻，请医治之不效。身热口渴，日渐羸瘦，医作疳泻主治。病益甚，公只一女，忧惧不安。有吏王滨江，黄冈人，知医，因予曾治许成仁子咳血之病有效，乃荐全于公。公亟差人召全[20]，时七月十三日也。全奉命而往，小姐年五岁，公命抱出视之。全告曰：泄久气虚，津液不足，故发热而渴也。渴饮汤水，多则脾受湿，而泄泻不止，肾益燥而渴转甚，泄则伤阴，阴虚则发热也。法当专补脾胃，使津液生，而先止其渴，渴止泻亦止，而热自除矣。不出旬日，小姐大安。公喜，留居公廨书馆中，令其早晚调理之便，全用白术散作大剂煎汤，戒勿饮水，以汤代之，未半日而进两剂，予揣其肺为津液之主，肺金太燥，津液不生，故渴不止，乃加法制天花粉，与葛根同等分，只一服，其夜渴减，泻亦少。十五日，仍用前方，加天花粉，十六日渴泻俱止。公问何不用胡黄连、银柴胡以退其热？全告曰：胡黄连、银柴胡苦寒之性，恐伤胃气，不敢用也。只服白术散，其热自除。三十日，身凉而热除矣。公大喜，问全曾读书否，全以实告，公因此加敬，赐之坐，问其病后调理之法，予以参苓白术散，作丸服之。公尝命全侍饮，卮谈经书子史，律历之学。公文学之名，朝野知之。尤好佛经，见全旁通三教，忘其形迹，全告归。公曰：我习礼记中乡试，后以书经中会试，颇有文名。今秋场屋中代巡，取我作两经总裁，我入场，欲留汝在此调理，以宽吾爱子之心。全告曰：敢不奉命焉？公于八月初七日入场屋中，命其义男孙还朝夕相伴，还极聪明，先随公在四川作廉使，时公命学医，尤精于针。十三日，夫人娇爱小姐太过，误与菱角食之，小姐脾胃尚弱，生冷易伤，病喘，面目浮肿，夫人大惊，使还请全，以药治之，勿使老爷知之，全使

中医学院图书馆

还复命曰：夫人勿忧，有全在此。还问当用何方。全曰：宜用钱氏异功散为主治，加藿香叶以去脾经之湿，紫苏叶以去肺经之风，则安矣。还如方，只一服，而肿去喘止，还记其方。二十九揭晓后，公出场，见其方，喜谓全曰：此可作一医案。留住至九月初十日，赐全以冠带归。

县尹朱云阁，只一子，年七岁，嘉靖戊午六月病泻且渴，请医治之不效，至七月中旬，犹渴泻不止。予被人牵告在省。归，公亟差人召视之，全承命而往，公抱其子出，全视之曰，公子大渴不止。公曰：病泻，非病渴也。全曰：泄伤脾胃，津液不足，故渴也。渴饮，水浸渍肠胃[21]，故泻不止，勿治其泻，当治其渴，渴止泻自止矣。公问宜用何方？全对曰：白术散。公曰：前医所用，皆是方也，不效奈何？全曰：用法不同。公问有加减不同乎？全曰：无之。按本方云：常与服之。常字有义，白术散，乃治泻渴之圣方也，安得不效，但医者之药剂小，病者饮水多，药不胜水，故不效也。谓之常者，以药代汤，常与饮之，勿杂以水之谓也。乃作大剂，煎而饮之，未尽剂而渴泻俱止。公由此知全，赐以儒医之匾。

胡三溪之子多疾，托我调理，年三岁病泻，时予在英山教书，三溪尝学医于我，甘大用吾之所教者，二人同议治之不效，其兄胡元溪谓三溪曰：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汝一子，不请密斋治之可乎？三溪始遣人请予，予受其托[22]，义不可辞，星夜来其家，视其子疾，乃伤食泻也。予谓三溪甘子曰：医道无他，药贵对症，病贵识症，症之未辨，宜药之不效也。三溪曰：曩与甘子同治泻者之方，皆公之教，未敢异也，然或症有异乎？予曰：吾尝立教，泻有三症，有热泻，粪色黄而渴；有冷泻，粪色青而不渴；有食积泻，粪酸臭而腹痛，或渴或不渴。此子之泻，所下酸臭，乃积泻也，用丁香脾积丸一服而愈。三溪曰：巴豆下积而止泻，何也？《本草》云：巴豆未泻能令人泻，已泻者能令人止。积去泻止，自然之理也。

万宾兰，石泉之长子也，以癸未年九月生，次年六月病泻，与吾先君蒲轩翁求药治之，随止随发。石泉年三十一，始生一子，爱之甚笃，求请先君，年七十七岁，不能往，命全往治之。至其门，石泉闻泻甚，仆于地而起，书一牛字，放本凳上云：以牛谢之。就以牛字卜其病，予曰牛下一横凳乃生字也，吾到，令郎之病即愈矣。予取陈氏肉豆蔻丸，合胃苓丸、车前草煎汤下，只一服而泻止。石泉曰：尝服令尊药，用一粒丹合胃苓丸服之，止而又发，再欲进一服。予曰：小儿肠胃娇弱，不得已而用药，中病即止，不可过也。其泻果止。三日后，身发红斑，状如锦纹，石泉《伤寒活人书》了在心，曰泻后发斑，此与阳明证，下之太早，热气乘虚入胃之病同也，宜服化斑汤。只石膏性寒，泻后脾虚，不可用也。予曰：有是病，则投是药，何谓不可，请用之，未尽剂而斑没身凉。

库生胡凤原，有子病泻，自精于医，以理中汤治之不效，复与吾儿万邦正求药，正以理中丸服之，亦不效，复问予。予曰：长沙著《伤寒正理论》云，伤寒下利，宜理中汤。不止，理中者理中气也，治泻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五苓散主之，令郎之泻不止，何不服五苓散，凤原如其言，果效。

胡遵泉，东郊之长子也。其子年一岁，六月病泻。东郊远出，先请甘大用治之不效。其母李夫人极贤，遣人请予，予往视之，泻下频，并黄白而后重，发热而渴，时天盛暑，皮肤干燥无汗，发稀成穗。予谓李夫人曰：令郎乃热泻成疳矣。泻下频并后重者，里热也，粪黄者，脾热之色也，白者，乳汁不化，邪热不杀谷也，口渴皮肤干燥，发成穗者，津液枯也。乃用四物汤合黄连香薷饮，乳母服之，以解其暑毒，初用四君子汤，调六一散，与儿服之，以解其里热，次用四君子汤合黄芩芍药汤以止其泻，三用白术散以止其渴，四用白术散加升麻以举其下陷之气，五用白术散加乌梅肉以收其滑泻之气，皆不效。李夫人托人问之，予

曰：五法不中病术将穷矣。只有一法未用，此儿有福，必无虑矣。乃以黄连、木香、诃子、肉豆蔻、干蟾、使君子肉、砂仁等分为末，粟米糊丸，陈仓米炒热，煎汤下，调理三日，满头出热疮及小疖，身有微汗，渴泻俱止。李夫人谢曰：吾儿得活，先生再造之恩也。

吾儿邦正，辛卯年闰六月生，壬辰年六月病泻，时予遭谴，出外教书，婿兄甘大用学小儿科于我，以药治之不效，加以大热而渴，亟报予归[28]，问其所用何药，甘曰理中丸，吾知其犯时禁也，乃制玉露散，澄水调服而安。

嘉靖癸巳年六月，邑中有屠家徐姓者，一子岁半病泻，请甘医之不效，大热大渴，烦躁不安，甘强予往视之。予问曰：向服何药？甘曰玉露散，初服泻已止，因热未除，再与服之，又泄，至今五日，病益甚。予教可用理中汤，加熟附子治之，如服药后，越加烦躁，再进一剂即效。若不烦躁，不可治也。予归半月后，甘携三牲酒，来吾家供献药王毕，命其妹设酒，请吾上坐，举酒跪而劝吾，问何故？甘拜曰：祀药王，乃问前年祖保（乳名也）正病泻用理中丸不效，师教以玉露散止之。今徐家子病泻，用玉露散不效，师教以理中汤，加附子止之，何也？予曰：理中丸之止泄，补中气之药也。玉露散之止泄，解暑毒之药也。前年祖保病，汝用理中丸是也，中病即止，不可再服，因汝用之太过，犯时禁也。经云：用热远热，故以玉露散解之。今徐家儿病，汝用玉露散，亦是也，中病即止，不可再服。因汝用之太过，犯脏禁也。脾喜温而恶寒，故以理中汤加附子救之。甘曰：如此则理中汤、玉露散，皆不可用也。予曰：理中、玉露正治暑泄之药，但观其症何如？若泻而渴者，里有热也，先用玉露散煎服，以解其热；渴止即用理中丸以补其中。泻而不渴者，里有寒也，先用理中丸以温其中，即用玉露散、五苓散煎汤调服，以解其热，利小便也。甘曰：师谓服理中汤后，加烦躁者可治，不烦躁者不可治，

何也？曰：夏至后，一阴生坤，乃六月之卦。《易》曰：坤为腹，阴在内，而阳在外，坤属土，土爱煖而不爱寒。玉露散虽治暑泻之药，其性寒，服之太过，脾土受伤，阴盛于内，阳脱于外。前日徐家儿病，吾见其面赤目张，口开唇燥，大热大渴，此阳脱病也，故用理中汤加熟附子，以补其中气，扶阳而抑阴也。如服药之后，不加烦躁者，则脾为死，阴不可救也。必加烦躁则阴胜阳，胃气犹存，争药不敌病，故再进一服，则阳胜阴退而安。

胡汴[24]一子，夏月病泻，医用理中以理中气，五苓以利小便，豆蔻丸以止泄，皆不效，请予治之。吾见发热昏睡，肠鸣而痢，水榖不化，曰：此伤风泄泻也。经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飧泄者，谓水榖不化也。初病时，宜用黄芩芍药汤加羌活、防风发散之。今病久，中气弱矣，用建中汤，加白术、茯苓服之，三剂而安。

邑市中，一小儿未一岁，七月病泄，诸医不效，请予视之。曰：面娇唇鲜，不可治也。钱氏云：泄泻不定，精神好者死。其家不信，请巫祷之，数日儿死。

痢　疾

郧阳抚治都御史孙公淮海，女病痢，时隆庆戊辰七月也。承差王嘉宾，驰驿来召全。奉命而往，自罗田至郧阳，凡五昼夜，公闻全至，亟召入[26]，见之大喜。曰：吾女自五月病痢起，至今未安，荆州、襄阳、德安、郧阳四府医官治之，皆不效，今得汝来，吾无忧矣。全曰：先在湖广，仗台下小姐之福，幸而中病，安得以天功自居，即小姐万福，病不足忧。乃以河间黄芩芍药汤加人参服之，五日而安。公问全曰：那四个医官，吾问他：养其血，而脓血自止，调其气，而后重自除，当用何方，彼皆不应，今汝所用者，正此方也，果效。公于政暇时尝语全曰：小姐去年五月

病泻，赖汝调理，今年五月病痢，又赖汝治效，吾想小姐两年之病都自五月得之，非泻则痢，此何故也？全曰：脾虚故也。娇惜太过，饮食伤脾。脾者，阴之至阴也，属己土，夏至一阴生，离卦主夏纳己，一阴初生，阴土尚柔弱，加以饮食之伤，故有病，常在五月为泻痢也。公曰：烦汝立一方调治，勿使他年再病可也。全曰：诺。乃以参苓白术散方去扁豆、桔梗，加陈皮、青皮、木香、砂仁、使君子肉、神曲、粳米粉、荷叶，水煮糊为丸服之，自此大安，至今不复泻矣。

知县张鼎石，公子生九个月，病红痢，请全治之。曰：此伤热乳病也。公曰：当服何方？全曰：子母双调，乳母宜服四物合黄连解毒汤，儿宜服香连丸，七日而愈。

汪四竹之子媳，周柳溪之女也，病疟且痢，下白脓，治更数医，半年不愈，请吾治之，用小柴胡汤合桂枝汤，加当归、陈皮服二十余剂而疟愈，随以黄芩芍药汤加人参治其痢不效。予曰：药不对病，待吾思之。悟曰：此病得之内伤，名为白蛊，乃用升阳胜湿防风汤，只一剂而安，众惊服曰：神哉。

兄道山之长子，年七岁病痢，久不已，求治于予，予为制丸剂治之。丸者缓也，以治久病也。用钱氏异功散合香连丸为主，加猪苓、泽泻、车前子以利其小便，神曲、麦芽以消其积滞。诃子、肉豆蔻、炒干姜以止其痢，合之名曰和中丸，约一二两许，服之未尽而痢止。此为家秘，治久痢不止之圣方也。

汪望江，年六十生一子，年三岁，病痢。先请甘医下之太过[26]，脾胃受伤，中气下陷，泻痢频并。又请张鹏以豆蔻香连丸，并粟壳等止之，痢甚，后重而少物也，请予治之。予曰：老年之子，胎禀已弱，痢宜下之，此通因通用之法，因人而施，不可过也。中气下陷，法当举之，陈垢未尽，劫涩之方，亦不可用也，乃以钱氏异功散，加木香、黄连、当归、白芍药、山药、连肉、神曲作糊为丸，服之，十日后痢止。元气未复也，只用前药

调之。谢予归后，适往武当山进香者，杨大明、陈德仁来辞望江，望江先因子病，有托二人，便带香疏之愿，二人问其病何如？望江曰：请万密斋治好也。二人曰：我有阿魏治痢神效，望江即求五分，作丸五粒，与子服之，予复至其家，望江以告。予曰：阿魏性烈，有大毒，耗人元气，虚弱之人，尤不可服也。望江曰：今早服一丸，饭后服一丸，服药后，熟睡未醒。予曰：痢止矣，何必服药，此药太峻，神气被伤，恐非正睡也。试请呼之。望江命其母呼之不应，推之不知，急请予入房视之，白睛张露，气已绝矣，望江大恸。详记于此，以为轻妄用药之戒。

疟　疾

知县林乐田，只一女，年七岁，习男装，官出则医至门内，拱候开轿，官入，则拱候于门内，公笃爱之。一旦病疟，三日一发，医以药截之不效，神倦形弱，乃召全治之，全曰：脾胃虚矣，法当补之。公曰：疟之不截，何谓补脾。全曰：治疟有三法，初得之，邪气尚浅，正气未伤，宜急截之，不可以养邪，害其正。中则邪气渐深，正气渐衰，宜先补正气，而后截之，不可常截，使正气益衰而邪气独强也。末则正气衰甚，邪气独存，宜补其正气，使正气复，则邪气自退也。公曰：善。命全制药，全以平疟养脾丸，调理一月而愈，仍禁其鸡鱼生冷。

蕲水县团陂王桂屏之子病疟，三日一发，请予治之。予用胃苓丸，合小柴胡汤方，作丸服之。初三日一发，又间日一发，后一日一发，初于午后发，渐移于辰时发。桂屏问曰：连日服药，疟疾转发急者何也？予告曰：此疟将退之渐也。盖疟疾三日一发者，邪气深，难已；一日一发者，邪气浅，易愈；午后疟者，邪在阴分，难已。午前疟者，邪在阳分，易愈。今令郎之疟，自三日移作一日，自阴分移至阳分，故云将退之渐也。时有麻城丁

医者来，闻吾之论，笑曰：那有许多议论，吾有秘方，治症如神，桂屏急欲其子之安，求药治之。予不知其所用者是丸是散也。自此依旧三日一发，发以酉时至次日己时后始退。予见病发辞归，桂屏留之甚坚。予曰：令郎之病将愈，是丁先生一个秘方，又劳我重费一番心力，前功落水矣。桂屏亦埋怨丁，丁惭而去，予留一月调理而安。

肿　病

万帮瑞一女，年十四年，病肿。寅至午，上半身肿，午至戌，下半身肿，亥子丑三时，上下肿尽消，惟阴肿，溺不得出。诸医不识其病，帮瑞不轻用药，请予治之。予曰：此肾肝二经病也。肾者，水脏也，亥子丑三时，水旺之时也，肝属木，肾之子也，水生于亥子丑三时，肝旺气行之时也，足厥阴肝经之脉，环于阴器，故当其气行之时，阴肿而溺不得出也。水在身中，随气上下，午时以前，气行于上也，故上半身肿，午时以后，气行于下，故下半身肿，此病源也。五苓散泻水之药也。经曰：诸湿肿满，皆属脾土。平胃散，燥湿之药也。故以二方相合为主，各胃苓汤加生姜皮之辛热，佐桂枝、陈皮以散肝经之邪。茯苓皮之甘淡，助猪苓、泽泻以渗泄肾经之邪，防己之通行十二经，以散流肿上下之邪也，服十余剂而安。

旧县张宅一子，疟后病肿，求予治之。予曰：此脾虚肿也。与以胃苓丸，用长流水煎灯芯汤送下。教以每日午时前后，天气和暖，烧温水，于避风处浴之。浴毕，床上被覆睡一时，令有微汗甚佳。此水渍法也。经曰：渍形以为汗。调理半月，而平复如常。

胀　　病

汪元津幼子病腹胀，按之甚坚，食渐少。元津之婿胡正渠与吾之婿李中庵，两亲家也，因此私一，请予治之。予曰：此伤食病也。以胃苓丸调理而安。

发　　热

义官黄学仪，有子病热不退，请先翁调理，约以重礼厚谢，一日先翁归家不乐，全问其故。翁曰：黄家小儿病热，今治七八日不退，是以不乐。全问其状，翁曰：日夜发热，小便赤，大便秘。全曰：父用何药治之？翁曰：先服胃苓丸，今服凉惊丸。全曰：不效。翁问全曰：汝能治此病否？全对曰：能之。此名风热，乃肝病，宜用泻青丸，热即退矣。翁以是言告黄公，黄公闻来请全，往视之，真肝病也，遂用泻青丸治之，五日而愈。父喜谓吾母曰：最教儿读书，尔说我不教儿学医，吾曰医出于儒。尔不信，吾有子矣。

一染铺余姓者，有子病热，诸医汗之下之和解之，皆不效。请予视之，曰：虚热也，用调元汤加炒干姜，未尽剂而热除。

予长男万帮忠，先翁年八十，始见此孙，笃爱之。自幼多疾，一日病疟后，发潮热，日瘦一日，先父母忧之。全告之曰：此疳热也，用小柴胡汤加鳖甲、当归、川芎、陈皮、青皮为丸，服之而安。

腹　　痛

王小亭之子，胡三溪之婿也，常病腹痛，乃虫痛也，托予治

之。予用安虫丸，取下一虫，长一尺，大如线指[27]，引而伸之，约长丈余，其形如线，以火焚之。后又胃脘当心而痛，予以草豆蔻丸治之不效，心窃怪之，是何痛也。以吾治之，三日不效，乃以手按而摸之，问其痛在何处，手不可近。因悟曰：上焦如雾，有气而无物也。经云：浊气在上，则生膜胀者是也。若痰饮，若宿食，若瘀血，停在胃脘，当心而痛者，此物而非气也。凡痛手可按者，虚痛也；手不可按者，实痛也。气之为痛，有实有虚，物之为痛，有实而无虚也。今痛在胸中，手下不可按，非食则痰，乃实痛也。以小陷胸汤内取枳实、黄连、半夏，控涎丹方内[28]，又取甘遂、白芥子，加大黄、黑牵牛、神曲作糊为丸，如莱菔子大，姜汤送下三十一丸，其痛在下脘，又进十四丸，痛下小腹，又进七丸，剩下黄涎半碗许而安。

胡滂，少丧父母，伯母肖氏养之。尝病腹痛。伯父胡津西请予视之，乃虫痛也。津西曰：何以辨之？曰：凡腹痛一向不止，乃积痛也。乍发乍止，腹中成聚，口吐涎水者，虫痛也。用苦楝根白皮煎浓汤，送下雄黄解毒丸，取下一虫，如指长，似婴儿形，伯父母怪之，以铁钳夹定，请予问之，是何虫也。予曰：此三传痨虫也。初起于父，再传其母，三传其子，今取下矣。此子之福也。因命一婢，夹定送至河中，以火焚之，其婢受烟气一口，病瘵而卒，自此断根。

户房吏闻安，麻城人，一子病虫痛，先翁尝用雄黄解毒丸，苦楝根白皮煎汤下，未见有虫，腹痛不止。先翁命全往治之。予思此虫有灵，如二竖藏于膏肓之中，针药之所不能治也。默思一法，此食积所化也。宿食成积，积久成虫，食积之虫，所嗜者，味也。乃问此儿平素爱食何物。其母答曰：爱食煎炒。于是择上旬破日，暗煎苦楝根汤，勿令儿知，用清油煎鸡卵作饼十分香美，儿欲食之，故迟不与，以少许啖之，喉中涎出，即取苦楝根汤，送下雄黄解毒丸，服药下咽，以蛋饼与之，似不爱矣，半日后大

泄，取下黑虫如蝌蚪子者约半盆，盆中旋走，以火焚之，自此不腹痛矣。

啼　哭

知县张鼎石在任，生一公子，少乳。求有乳妇人为乳母。年未一周，病啼哭，昼夜不止。幼科甘大用，阴结乳母，钻求进用，至是召入视之，初称腹痛，用理中丸不止，又称伤食，用益黄散不止，鼎石想起全名，急差人请去。抱公子出，全观其形色，公子面腮颊目赤，乃心烦啼哭也。公曰：腹痛。予曰：腹痛者青。公曰：伤食。予曰：伤食者面黄，此心中有热烦而啼也。用导赤散加黄连、麦冬，灯芯煎服之。次日早，公差人促全入衙，面语之曰：昨夜之哭更多，何也？全曰：公子病安矣。公曰：病安？何以反哭不止。全告曰：公子啼哭，三日夜不乳，昨夜热退心凉，欲得乳，而乳母在外，故知往夜之哭，病哭也；昨夜之哭，饥哭也。公笑曰：果然。乳母五更到，哭即止矣。肖敬吾闻之，问予曰：先生何以料之审耶。予曰：识证既明，用药且当，料之审矣。

胡三溪之子，年一岁半，日入后，忽然大哭不止，时七月七夕也。三溪设酒，请予露坐庭中，共庆牛女之会。汪娘子见儿哭不止，请予入，视之曰：无病。须臾又请入，曰：哭不止，必有病痛。吾细察之，实无病，饮未数杯，汪不命酒出，使人责其夫，微言侵我。三溪强予再入，仔细察之，果非病也。无病而哭，必心中有所欲而不能言，谓之拗哭，乃问此儿，今日所喜弄者，何物也？乳母答曰：马鞭子。急命取至，乃笑而持之，击其乳母，不复哭矣。予谓三溪曰：令正娘子，见儿哭不止，说了许多闲话，今喜哭止，必须盛馔痛饮一醉可也。再设酒饮，至半夜而止。次早三溪以言语人，人皆曰密斋心聪。或有据乎？因问之。

予曰：有此一条，小儿害相思病医案也。触类而得，诚有据也。

江玉虹生子三日，啼哭不止，急请予至。谓玉虹曰：必断脐失谨，风冷之气，入于脐中，腹痛而哭也。玉虹曰：我亦如此想，乃取蕲艾炒热，捣如绵，再烘令热，以封其脐，冷则易之，凡三易而哭止。

汪怀江生子二月，夜啼不止，请予治之，予曰：此肝热也。以泻青丸，竹叶煎汤入砂糖少许，调理而安。

卵　肿

朱云阁公子病卵肿，逾年不消，成癫疝矣。尝与全议其病，全告曰：是。足厥阴肝经之脉，环于阴器。肝之志为怒。小儿性急多哭者，常有此病。一名气卵。常见人病此者，不废生育，与寿无干。公曰：有法治之，此病亦可治乎？全告曰：有治，但勿求速效可也。公曰：病既有治，虽一年有效，何如？予制一方，用川楝子肉、小茴香(炒)、青皮(不去穰)、山茱萸肉、山楂、当归、川芎、木香、海藻、三棱、莪术(二味用黑牵牛同炒，去牛不用)。共为末，神曲作糊为丸，温酒送下，更灸膀旁穴，而肿消矣。

知县梁大公子年七岁，常有疝气病，发则右边卵肿，上贯小腹，下连睾丸，约长五寸，大如杵。坚紧苦痛，大小便难。一旦病发，公谓全曰：闻汝幼科甚精，烦为小儿治之。全感其诚，乃制一方。用当归梢、青皮(不去穰)、川芎、山栀仁、木通、木香、川楝子肉、小茴香(炒)、甘草梢、猪苓、肉桂、附子与医生韩凤岐取药合服之，未二剂而安。

结　核

蕲水县庠生朱正三，长子年五岁，病结喉下生一核，大如李，两旁有小核，相连者二三核，记予婿李中庵求药，予制一方，用东垣凉膈散方去甘草，加龙胆草、玄参、贝母、海藻、麦芽粉。共为丸，如弹子大；每用一丸研细，温酒调下，七日而安矣。予用此方，治活小儿甚多。

团风镇帅碧泉一子，项下一结核，大如李，误听俗医之言，能去之，贴以药。一日，丘长史定斋至其家，见之，谓碧泉曰：若是结核，不必治也，久则自消，碧泉不实，告谬曰：热疖也，自后核肿溃烂，横立颔下，请予去，其子口张脾已败也，终不可治。

监生王思泉一子，年五岁，耳后出结核二枚，求予治之。予曰：此有二症，无辜疳核不可治，结核不必治也。王子不听吾言，乃请他医治之，妄用纵横内消之毒药，核不少减，胃气乃伤而无救矣。

予记此二条，以为轻妄用药之戒。

虫　疥

吾长孙，乃帮孝之子，生下遍身生虫疥，予制一方，用乌梢蛇酒浸去皮骨，取净肉，焙干一钱，苦参酒浸切，晒干，取末一钱五分，白蒺藜炒去刺一钱五分。三味为末，酒糊为丸，如粟米大，每服十五丸，竹叶煎汤送下，虫疥灭迹而不复发矣。

邑中有一小儿，身生虫疥，医用药搽之，疮尽没，腹胀而喘，求药于予。曰：幸未发搐，尚可治也，乃与雄黄解毒丸，竹叶灯芯煎汤下，下利黄涎，疮出而安。或问予曰：虫疥不可搽乎？予

曰：虫疥者，胎毒也，宜用解毒之药，使毒散于外，不可妄用搽药逼之，使反于内也。搽疮必用砒硫水银，以杀其虫，药毒之气，乘虚入里，误儿性命，切宜慎之。

口　疮

一小儿舌上生疮，口唇破裂，吮乳不得，日夜啼哭，求治于予，予用洗心散，入竹叶煎服，以解其里热，外用连柏散搽之效。

予一小孙无父，年周岁半，生走马疳疮，吾制一方，用尿桶白垢，刮下，新瓦上炭火焙干五分，五倍子壳内虫灰焙二分半[20]，鼠妇焙干二分半，枯白矾一分，共为细末，搽之立愈。

注：

〔1〕怜惜之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怜惜之心"。

〔2〕口紧不开：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口噤不开"。

〔3〕不能救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可治也"。

〔4〕心主惊：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心主火"。

〔5〕寒不能胜：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寒不能折"。

〔6〕虎之声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虎之类也"。

〔7〕寡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孀妇"。

〔8〕痰聚成惊：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热聚成惊"。

〔9〕不亟治之：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不急治之"。

〔10〕青黛：校注者注，青黛待查；另本用青矾，存疑。

〔11〕积薪之火：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车薪之火"。

〔12〕愿勿峻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万勿见拒"。

〔13〕收敛清降之药：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收敛浮降之药"。

〔14〕肺旺时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肺旺肝燥"。

〔15〕"此病于春，肺衰时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此病于冬，血衰时也"。

〔16〕至是病亟：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至是病急”。

〔17〕以从其各拒之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以从其各拒之阳”。

〔18〕胃阴渐消：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阴体暂消”。

〔19〕启玄子之奥议：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启玄子之奥义”。

〔20〕公亟差人召全：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公急差人召至”。

〔21〕“渴饮，水浸渍肠胃”：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渴饮汤水，浸渍肠胃”。

〔22〕予受其托：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予受药记”。

〔23〕亟报予归：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急报予归”。

〔24〕胡汴：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胡宅”。

〔25〕亟召入：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急召入”。

〔26〕下之大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治之大过”。

〔27〕大如线指：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大如手指”。

〔28〕控涎丹方内：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才服痛减”。

〔29〕五倍子壳内虫灰焙二分半：汉阳忠信堂校正本为“五倍子壳内虫灰焙三分”。